

格物封神

AI 时代，谁在梦里封神

第一册

第一章至第十章·精炼版

遁一子 著

格物封神·第一册

第一章至第十章（精炼版）

作者：遁一子

版次：2026 年 11 月网络首发

网址：jesselau.com/gefengshen/

© 2026 遁一子。版权所有。

本 PDF 可免费阅读，欢迎完整转发分享，但请保留作者与出处，不得删改内容，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印刷、改编（包括有声书、影视、漫画、游戏）或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本书纯属虚构，书中人物、机构、地点与事件均为想象，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本书由作者构思世界观、人物与大纲，正文初稿由 AI 辅助写作，并经作者逐章核对、修改；插图由 AI 生成。

目录

楔子 白日与长夜	1
第一章 磨刀三千	3
第二章 白日	13
第三章 梦里不要开枪	25
第四章 睡眠健康局	37
第五章 空壳	44
第六章 格物录	57
第七章 无处可住	67
第八章 清点站	76
第九章 无面城	91
第十章 老烟	105

楔子

白日与长夜

公元二一八六年。世上已经四十七年没有过战争。

超级人工智能「太一」管着全球的生产、医疗和城市。孩子不必学数学，太一会算；不必读历史，开口问就是了。人类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多的知识，却在不知不觉间，失去了亲自弄懂这个世界的能力。

白天的世界，属于政府和财阀。他们握着算力、无人机和智能武装。

可人总要睡觉。

二一六一年，科学家发现，人的梦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孤岛。意识的最深处，有一层互相连通的公共梦境，叫做「共梦底层」。受过训练的人能沉到那里，和别人相遇。

在那里，有人能杀人。他们叫做「具象师」。

具象师修的是四个字：格物致知。一把刀，要亲手去磨它、拆它、懂它，直到它在心里完完整整地立起来，才能在梦里成真。这种力量背不来，买不到，太一也替不了。

梦里开枪，要想到构造、上膛、瞄准、扣扳机，每一步都慢得像

在水底。而一件真正格透了的法宝，念起，便已经到了。

于是，两个世界彼此咬住了喉咙。白天，无人机能趁具象师熟睡，破窗而入；夜里，具象师能毁掉掌权者的神魂，让他们呼吸还在，却永远不再醒来。

谁也灭不了谁。双方订下了一份不见天日的约定：

白日法律管人身，夜半神通定生死。

这份平衡，维持了很多年。直到旧城区一间修复旧物的小铺子里，一个不肯问人工智能的年轻人，正在磨他的第三千把刀。

第一章

磨刀三千



公元 2186 年，人类已经四十七年没打过仗。旧城区的人说，也已经四十七年没人亲手磨过刀了——除了沈墨修复铺。

“滋——”

青浆石咬住钢口，拉出一声刺耳长鸣。

水槽里的水混着铁油，黑得发灰。陆观沉下双肩，两根拇指死死压住刀背中段，掌心平推三寸，斜拉两寸半。铁石相错，指腹能清晰

摸到刀胚的微震。

粗油石刮毛刺，细水石推细纹，最后换上微红的合山天然砥石。铁腥气混着泥水钻进鼻腔，又凉又涩。

屋角堆着两筐干稻草，墙上挂着缺齿的锯子、断簧的机械千斤顶。铺子后面的小天井里，三年来磨坏、裂口、崩背的废刀堆成了一座铁丘，比陆观头顶还高出半截，日晒雨淋，锈成一片红褐斑块。

这是第三千把。

陆观从胶皮桶里舀起一勺清水，顺着刀身浇下。泥浆冲开，钨丝灯晃着黄光，照出一条生丝般笔直雪亮的钢线。

他没眨眼，右手食指指腹横贴刃口，顺着锋芒轻推半寸。指肚死皮很厚，但皮下的神经能数清齿纹——哪怕有一处高了半微米，指肉都会被绊一下。

没有绊。平得像深冬初结的薄冰。

“笃，笃。”

木头磕地声在身后停住。陆观没回头，把刀横搁在水槽边的木架上。

一只布满老人斑的枯手伸过来，攥着乌黑沉重的铁木拐杖。包着半截亮黄铜的拐头悬在刀背上方，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

“铮——”

短刀轻颤，余音在屋里晃了几秒才散。

“看刀不是看刃。”

沈墨在竹椅上坐下，断掉的右腿僵硬地支在外面，铁木拐靠住膝头。老头七十一了，满脸深褶，眼皮耷拉着，看都没看那条刃线：“你

知道这把刀想砍什么吗？”

陆观两手沾着黑水，站在水槽边看刀。

刀长一尺二寸，宽指半，平头，直脊，双血槽。用废弃农用收割机的合金轴承钢打出，菜籽油淬火两次，在炉膛冷灰里焖了一整夜。硬度洛氏六十一左右，重心在护手往前一寸三分，刃口开印角度十七度。

但它想砍什么？

“不知道。”陆观摇头。

“不知道就接着推。”沈墨端起桌上豁口的粗瓷茶碗，抿了一口酃茶，“废铁三千块，磨出来的还是块铁。你手里的骨头硬，脑子比骨头还硬。换个五金店学徒，三年早去开飞行器了，就你，在这跟死物耗命。”

陆观没吭声。他拿抹布擦干刀身，从石架底层抽出巴掌大的油石。

“滋——”

磨刀声再起，比刚才更稳。沈墨靠回椅背合上眼。

天亮得很快。远方主城区的全息霓虹把灰雾染成紫红。

两扇掉漆的木门敞着。几个穿淡蓝色恒温连体服的居民走过，右耳后都贴着半透明水滴状的神经接口，泛着微蓝冷光。

一个抱充气球的小男孩停在门口，仰头盯着空气，眼珠发木：“太一，一加一等于几啊？”

一秒后，小孩咯咯笑起来，对着空气拍手：“原来是二！太一你真聪明！”

三架六旋翼送餐无人机低空掠过，吹得门口布幌子扑簌乱响。机底红外光束扫过男孩头顶，合成电子音播报：“李小宝，您的合成营养早餐已送达三号储物柜，请及时摄取热量。”

小孩蹦跳着跑远了。

隔壁杂货铺的马大婶拎着空降解袋走出来，在门口停步，探头往满是铁锈和煤焦油味的屋里看了一眼：“小观啊，又磨呢？”

陆观手没停：“嗯。”

“你今年二十六了吧？在老沈这破屋窝了整十年。”马大婶指指自己耳后的接口，“去社区领个初级神经贴片，不做事，光领基本保障一个月也有两千点配额。合成肉、全息影院、恒温胶囊房，哪样不比你满手烂泥强？看看你那手，裂得跟松树皮似的。”

陆观把刀翻了个面：“我手笨，戴不惯那个。”

“不是手笨，是心轴！”马大婶嗤笑摇头，“这年头连外城区的狗都不自己啃骨头了，有中央厨房统一打碎配比。你非弄这些破铜烂铁……算了，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她刚转身，忽然僵住，倒退两步。

街道正上方，一架印着天衡集团金色天平徽记的漆黑重型悬浮车无声滑来。高频反重力底盘没激起半点风，直接悬停在铺子正门前。

车头射出一道猩红激光，打在破门板上。

“滋——”

红光展开成半透明光幕，封住整扇门楣。正中浮现加粗黑体字：

【天衡集团·旧城第七区算力扩容项目征收令】【根据联合议会第

104 号法案及超级人工智能「太一」城市资源优化推演结果，本区域将全面改建为超导矩阵冷却站。三日内，所有住户及工商业网点必须清空移交。补偿标准由「太一」根据各户神经接口历史数据自动核定，即时划拨，不得申诉。】

右下角浮动着暗金色防伪电子签章：【天衡集团执行董事：严栋】。

机械音连响三遍。路过的居民头都没抬，信息流早已同步推进了他们的神经接口。

红光透过门缝，把陆观手里的合山石映得血红。

沈墨睁开眼，拄拐起身，一步一拐走到门边。他看都不看红色光幕，伸手一把扯下投影设备按旧法例吐出的纸质回执，折了两折走回桌边，随手垫在发黄的粗瓷茶碗下。

茶水渗出碗沿，浸湿了严栋鲜红的电子印鉴。

“师父。”陆观停手，“后天是最后期限。”

“茶凉了。”沈墨端碗抿了一口，看着屋顶，“添点热水。”

陆观拎起铁皮壶续上滚水，坐回矮凳，重新按住刀背。铁石咬合，一下，又一下。

* * *

周日下午，铺子照例关门半天。

陆观换下泥围裙，套上洗得发白的灰粗布外套。双手泡进碱水盆，用硬毛刷狠刷三遍，指甲缝里的铁锈和黑泥嵌在肉里，刷不掉，泛着暗青。

旧城区轻轨早停运了。他走了一个半小时，穿过三条正在架设高

压冷却管道的废弃街道，走到城郊的“第七静养院”。

这座白色金属蜂巢里，住的全是官方统称“自主意识脱失症”、民间叫“空壳人”的病人。

推开 302 病房门，臭氧和营养液味扑面而来。假窗液晶屏调着昏暗的黄昏光，病床上的女人头发齐整，面容清瘦。

是母亲陆青禾。

十年前陆观十六岁，一个雨夜，她坐在餐桌前盛汤，勺子忽然掉进碗里，溅了一桌汤水。从那刻起，她一直睁着眼，呼吸、心跳、内脏正常，神经电信号却跌到死线。十年没说一句话，没闭一次眼，对外界毫无反应。

「太一」的诊断只有一行代码：未知型脑皮层全域静止，不可逆，无治疗方案。

陆观拉过掉漆的铁折叠椅坐下：“妈。”

病房里只有微型呼吸泵的蜂鸣。

陆观从怀里掏出一本缠满胶带的泛黄旧书——《封神演义》。这是他从沈墨书架底层偷拿出来的，十年来，每次来都念一段。许多字是他照着旧字典硬抠出来的。

他翻到折角的一页，压低干涩的嗓音：“……余化见雷震子飞来，便把化血神刀祭起。那刀如一道飞电，起在空中，往雷震子顶门落将下来……”

目光从书页移向母亲搭在白床单上的右手。

陆观的声音突然停了。

陆青禾右手食指指尖，极轻微地抽动了一下。

陆观僵在椅子上，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那截指尖。十年，三千六百多天，这具身体从未有过任何主动收缩。

那根枯瘦的食指在浆洗发硬的床单上，极慢、极涩地往右横划半寸。接着指尖抬起，往下顿了顿，再向左侧撇出一道极短的褶皱。

横，竖，撇。

像“金”字头，又像“钟”字的半边偏旁。

手垂落回去，床单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指甲压痕。

陆观腾地站起，铁椅擦地发出尖响：“妈？”

他一把抓住母亲手腕。皮肤微凉，脉搏还是一分钟四十二下，不多不少。

自动滑门“嗤”地滑开。戴神经护目镜的男护工端着输液架进来，护目镜闪着绿光，皱眉看了眼监护仪：“叫什么叫？监测系统报警了，脑波还是 0.02。家属不要大惊小怪。”

“她刚才动了。”陆观抓着母亲的手不放，眼底全是血丝，“她的手指在床单上写字。”

护工嗤笑一声，点了一下护目镜侧面，调出前三十秒的波形图：“神经末梢自发性电冲动，俗称肌抽跃。「太一」定义得很清楚，无效物理反射。别说划道印子，就算她突然坐起来两秒，脑死亡的判定也不会变。”

他换上新营养液袋，随口道：“赶紧签天衡的搬迁知情书吧。静养院下月合并进主城地下中心，算力重分配，这种重度脑衰竭的维持配额，每天还要缩减两成。”

陆观站在床边没松手，低头盯着床单上的压痕。

横。竖。撇。

抽搐的肌肉是蜷曲的。刚才那一下，是指腹压着床单走——像他在磨石上推刀，有力道，有方向。

陆观把母亲的手轻轻塞回被子，掖紧被角，指尖抚过那道褶皱，贴在她耳边低声说：“下周我还来。”

陆青禾睁着眼，涣散的瞳孔映着惨白的 LED 灯管，毫无焦距。

* * *

走出静养院，天已全黑。远处主城区的巨幅全息女明星悬在数百米高空，把铅云映得通红。

陆观走得很急，脑子里全是那三道划痕。

母亲出事是旧城地质勘探队的测量员，最后一批用肉眼看经纬仪、用铅笔在羊皮纸上画等高线的人。她认得许多被「太一」标为“低价值、无须收录”的旧字。

夜里九点回到修复铺，整条街黑透了，路面横着几台被拾荒者撬开外壳的报废清洁机器人。

只有修复铺亮着灯。

陆观跨过门槛。沈墨正踩在破木凳上，吃力地往门框顶上系一根红绳。老头右腿使不上劲，身子摇晃。红绳底下，坠着一枚核桃大小、生满厚重绿锈的暗绿旧铜铃，连铃舌都是铜铸的。

“看什么？搭把手。”沈墨冷冷道。

陆观上前扶住他的腰，帮他落地：“系这个干什么？”

“防贼。”沈墨拍掉手上的锈粉，拄拐往里走。

“这破地方连流浪汉都不来，哪有贼。”陆观跟进屋。

小方桌上摆着那把磨好的短刀。沈墨已经用鹿皮擦净了刀身，一尺二寸的合金钢在钨丝灯下泛着青幽幽的光。

沈墨停步转身，盯了刀很久，眼神不像看手艺活，倒像看阔别几十年的仇人，又像看快临盆的胎儿。

“这把刀，你磨了八十七天。”沈墨声音沙哑。

“八十六天半。”陆观纠正。

“推了四万两千次，碎了九块磨石，手上脱了六层皮。”沈墨扯扯嘴角，露出一口焦黄缺牙，“你把整块钢的脾气，全摸透了。”

他转过头，浑浊的眼底忽然闪过一道极亮的光：“陆观。”

“在。”

“这几天晚上睡觉，”沈墨把铁木拐往地上一顿，转身走进里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别怕做梦。”

里间木门吱呀合上，灯熄了。

陆观站在桌前，眉头紧锁。神经接口会在脑电波滑入 REM 期时释放微电流，抚平一切神经扰动。正常人早就不做梦了，他也已有七八年不知梦是什么滋味。

陆观伸手握住刀柄。

冰凉的触感顺着老茧爬上手臂。刀的重量、刃口微弧、钢材内部的应力分布，在脑海里清晰铺开。三千把废铁，三年推拉，闭上眼他都能用指甲在空中分毫不差地画出每一寸起伏。

陆观吐出一口气，熄灯躺下。后院废刀堆在夜风里偶有轻微的金属冷缩声。

半夜两点。

门外沥青街上，第一盏太阳能路灯闪了两下，“啪”地熄灭。

接着是第二盏，第三盏……整条街的照明瞬间切断。连远处天空的全息红光都被屏蔽场硬生生割去一角，旧城第七区坠入绝对黑暗。

空气里的机油味被刺鼻的高压臭氧味冲散。

“咔哒，嗤——”

“咔哒，嗤——”

沉重的机械液压脚步声由远及近，每一步都有数百公斤重压，震得地面碎石微跳。那是纯军用级外骨骼装甲。

十几个沉重的声源封锁了巷子前后路口，最后整齐划一地停在修复铺薄薄的木门前。

门外没有呼吸声，只有伺服电机低频的待机微鸣。

风停了。

门框顶上那枚生满绿锈的暗沉铜铃，毫无征兆地——

“叮。”

自己响了一声。

第二章

白日



天刚亮，黄色工程铲车就推平了旧城第七区的半条街。

旧电线、生锈雨棚、废铁皮卡被铲斗一路碾过，金属撕裂声刺耳，石灰粉尘呛得人睁不开眼。

街坊们排着队往警戒线外走，没人说话。

马大婶拖着两只全密闭的银灰色恒温行李箱，耳后的神经接口闪着绿光。天衡集团的搬迁补偿款五分钟前刚打进她的个人信用账户，

她一边走，一边在全息终端上确认了新城第三胶囊区的入住密码。

路过沈墨修复铺时，马大婶停了一下。

铺门敞着。

沈墨搬了那把旧竹椅，正正当地坐在门槛中央。身上还是昨夜那件洗得泛灰的旧长衫，包了黄铜的铁木拐横搭在膝头，眼皮耷拉着，一动不动。

陆观站在他身后半步，双手垂在裤缝边，指缝里全是洗不掉的暗青色铁锈，腰杆挺得笔直。

“老沈……”马大婶张了张嘴，“搬吧，胳膊拧不过……”

她耳后的接口突然滴了一声——接驳的公共飞行器两分钟后抵达。

马大婶眼神一滞，后半句话咽了回去，扭头拖着箱子快步走开。整条街的人都走空了。

“嗡——”

头顶压下低沉的引擎声。三架漆黑的重型四旋翼无人机压低高度，探照灯直直打在修复铺门前的青石板上，刺得人睁不开眼。

无人机后方，一辆加长黑色防弹悬浮车缓缓降落。车身涂着哑光纳米涂层，车窗是单向透光的铅灰色，车门两侧刻着天衡集团的暗金天平标志。

车门没开，车顶的定向扩音器亮起蓝光。

车厢内，天衡集团执行董事严栋坐在真皮按摩椅里，面前浮着三块半透明的实时监控光幕，映出他梳得整齐的银灰短发和一副无度数金丝眼镜。

扩音器里传出他温和礼貌的声音：

“沈墨先生，早上好。”

沈墨眼皮都没抬，膝头的铁木拐纹丝不动。

“根据天衡集团旧城改造推进委员会第三次自动化裁决，您的房产拆迁协议已由超级人工智能‘太一’依法代签。”严栋的声音隔着车窗传出来，平得没有一丝波澜，“全部安置补偿及超导冷却站建设红利点数，已划拨至您的虚拟托管账户。感谢您对天华市城市算力发展的支持。”

他顿了顿：“现场拆除作业将于三十秒后开始。为了您的生命健康，请您与身后的学徒即刻移步至安全区域。”

话音刚落，四名全副武装的安保警卫从车后踏步出列。

他们套着黑灰色的工业级钛合金外骨骼装甲，膝肘处的气动液压管线走一步响一声“哧哧”。黑色防暴面罩封死整张脸，额头只有两颗生物识别红外镜头一闪一闪，鞋底的防滑钢齿在水泥地上凿出一串白痕。

陆观下颌绷紧，五指猛地攥紧，指甲掐进掌心的老茧里。

沈墨闭着眼，干瘪的嘴唇动了动：“陆观。”

“在。”

“别动。”

“……是。”

两名外骨骼警卫径直越过门槛，看都没看沈墨一眼，直接闯进后院。

“哐当！”

后院的木栅栏门被机械足一脚踹碎。

紧接着，重型推铲撞上了金属。

“哗啦啦——！”

后院小天井里，那座风吹雨淋了三年的废刀堆塌了。

整整三千把刀——陆观十年间磨废的钢刀、淬裂的铁胚、崩口的短刃，被两具外骨骼装甲合力推翻。数千把锈刃互相撞击刮擦，尖啸着泼洒满地，一直从天井漫到外间的门槛边。

沈墨的眼皮抖了一下。

他撑着铁木拐慢慢站起来，断掉的右腿僵硬地往外拖了半步，身子晃了晃。

老头低头看着脚边的断刃。

层层叠叠的废钢里，滑出一把极不起眼的小短刀，正好停在他的布鞋边。

刀只有八寸长，刀身粗笨，开印歪歪扭扭，刃线上还有三个绿豆大的钝口，锈得像块烂铁。

那是十年前陆观进铺子的第一个冬天打出来的。那年他十六岁，满手冻疮，握不稳锤，磨了半个月才磨出这么个玩意儿，被沈墨骂得狗血淋头，随手扔进了后院。

沈墨盯着那把八寸短刀，枯瘦的脊背慢慢弯了下去。

他没看面前的钢铁警卫，也没看天上的无人机，伸出发抖的右手，去捡那把锈刀。

“警报。检测到未经授权人员接近作业核心区。”

一名警卫转过身，胸前扬声器发出机械音。腰间战术挂架弹开，

一柄半米长的黑色防暴电击棍滑入掌心，电极顶端爆开蓝紫色的电弧，噼啪乱响。

“请立即后退。倒计时，三，二……”

沈墨的指尖刚碰到冰凉生锈的刀背。

警卫根本没数到一。

机械臂带着液压推进力，裹着高压电流，当胸一棍捣在沈墨瘦削的胸口上！

“砰！”

电弧瞬间爬满整件旧长衫。

沈墨连哼都没哼出一声，整个人被掀飞出去，重重砸在门后的水槽边。陶制储水罐撞得粉碎，冰冷的泥浆水泼了他一身。老人倒在泥水里剧烈抽搐，手指死死抠住碎石，指甲翻卷，鲜血染红了泥浆。

“师父！”

陆观喉咙里爆出一声嘶吼，猛地扑上去！

太慢了。

没装神经晶片、没穿外骨骼的血肉之躯，在现代工业暴力面前慢得可笑。

“警告，暴力阻抗执法。”

另一名警卫连身都没转，左臂外骨骼反手一记横摆，小臂上的钛合金防暴护甲硬生生砸在陆观侧脸。

“砰！”

陆观脑中嗡的一声，整个人横飞出去，重重摔进废刀堆里。

锈刃割破长裤，划开手掌。他刚想撑起上半身，一只沉重的机械战靴已经踩上了他的后颈。

“咔嚓。”

碎石被碾成粉末。数百公斤的下压力死死钳住颈椎，把陆观整张脸按进锋利的断刃堆里。

冰冷的刀尖抵住面颊，割裂皮肤，温热的血顺着颧骨流进嘴角。

“动一下，颈椎折断率百分之八十七。”警卫面罩后传出平直的电子音。

陆观全身骨头咯咯作响，肺里的气被挤得一干二净。他透过糊满血水的眼皮和交错的锈刃，死死盯着三米外的水槽。

沈墨还在抽搐。

老人嘴里涌出带血的白沫，胸膛剧烈起伏，那根用了几十年的铁木拐断成两截，泡在泥水里。

黑色悬浮车里，严栋的声音再次通过扩音器传出来，温和依旧：

“拆迁推进二组，注意电击功率控制。现场全程接驳‘太一’法务云端，一切行为均有数据链记录，务必保证合规驱离，避免舆情冗余。”

警卫收回电击棍：“汇报，目标心率失常，已触发三级医疗警报。”

天空中，一架白色急救无人机脱离航线，缓缓降落。

沈墨的抽搐渐渐停了。

老人眼底的光散开，胸口只剩极微弱的倒气声。

踩在陆观后颈上的战靴松开了。警卫退后两步，在门前拉起黄白相间的全息隔离带。

陆观顾不上擦脸上的血，手脚并用地爬过去。碎铁片扎进膝盖，他浑然不觉，扑进泥水里一把抱住沈墨冰凉的身子。

“师父……师父！”陆观声音发颤，嗓子眼全是血腥味。

沈墨歪在陆观臂弯里，浑浊发灰的眼睛费力地往上翻，看着陆观满是鲜血的脸。

他的右手微微抬了抬，掌心攥着一件东西。

是昨晚挂在门框上的那枚暗绿色旧铜铃。老头不知什么时候把它扯了下来，死死扣在手里，铜锈划破掌心也没松开。

沈墨把铜铃硬塞进陆观带血的掌心，枯瘦的五指反过来一把抓住陆观的手腕，指节泛出青白。

血沫从他嘴角涌出来，声音断断续续：

“今晚……握着刀……睡。”

陆观咬紧牙关，眼眶通红，拼命点头：“我握着，我握着！”

沈墨的瞳孔开始扩散，抓着陆观手腕的指甲却几乎嵌进肉里：

“梦里……别用……别用他们的规矩……打仗……”

“师父，你别说话了，救护机到了！”

两台白色医疗履带机器人滑过来，机械臂探出除颤电极和强心针：“伤者心电图已平直，正在尝试体外电复律。”

沈墨看都不看那些冰冷的电极。他死死盯着陆观，涣散的瞳孔里猛地迸出一丝厉色，吐出最后几个带血的字：

“钟……不是用来杀人的……”

老人胸口猛地一挺，喉咙里滚出一声低哑的哽咽：

“是用来……让人醒的。”

抓着陆观手腕的手，骤然脱力。

“啪嗒。”

枯瘦的手臂垂进泥浆，溅起几星脏水。

医疗机器人胸前的红灯转为长鸣的黄光，电子音直接向云端汇报：

“复苏失败。确认生理学死亡时间：上午八时三十七分。死因：高龄急性心肌梗死。数据已同步至公共卫生数据库。”

黑色防弹悬浮车缓缓升空。铅灰色车窗后，隐约映出严栋端起咖啡杯的剪影。车身调头，悄无声息地驶向主城区。

推土机轰鸣着撞进铺子。

陆观死死抱着沈墨的尸体，被两台清障机器人硬拖出警戒线。身后木梁折断，瓦砾、碎砖、水槽、磨石，在履带下碾成一地碎末。

* * *

正午。

烈日烤干了地上的血水。

陆观坐在街对面的马路牙子上，怀里抱着一个黑色塑料收纳盒。

高温等离子焚化炉只需要七分钟，就能把一个人烧成一盒无机盐，全自动完成，连队都不用排。

陆观右耳后没有接口，口袋里的旧式全息手环却震个不停。

他摸出来，划开屏幕。

本地新闻第一条推送：

【旧城第七区改造工程顺利推进。拆迁现场一名七旬居民突发心源性猝死，现场急救团队处置规范，家属情绪稳定。】

下面附着一张 AI 生成的善后流程图，绿色的箭头一路指向“圆满结案”。

第二条推送是一段高清全息视频：

【天衡集团超级矩阵算力中心今日正式奠基。】

画面里，严栋身穿笔挺的深色定制西装，胸前戴着天衡集团纯金徽章，站在鲜花与红毯中央。他微笑着拿起钛合金剪刀剪断彩带，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温和儒雅。他身后，数百台巨型工程机器人整齐列队。

“……这是人类迈向绝对理性的又一里程碑。”严栋在视频里从容开口，“在‘太一’的指引下，混乱的旧时代终将被有序的高维文明所取代。”

屏幕上方突然弹出一个淡粉色窗口：

【检测到您近期遭遇重大亲属丧失事件，悲伤指数超标。是否开启“太一”共情心理疏导服务？可为您提供七十二小时多巴胺神经微调体验。】

陆观面无表情地按向角落的红叉。

关掉。

窗口再弹出来。

再关掉。

第三次弹出来时，陆观抬手把全息手环狠狠砸在沥青路面上！

“咔嚓！”

玻璃屏幕碎成蛛网，电路板爆出一簇火花，彻底黑屏。

四周终于安静了。

陆观站起身，抱紧怀里的黑盒子，一步步走向对面的废墟。

工程队已经转场去了下一个街区。沈墨修复铺成了一片瓦砾，后院那座倒塌的废刀堆因为回收价值太低，还摊在泥地里。

陆观把沈墨的骨灰盒放在半截残存的矮墙上，挽起袖子，在废刀堆前蹲下。

他伸手开始翻。

掌心的伤口还在渗血，他一把接一把地抓起生锈的断刃，扔到一旁。

两百把。

五百把。

一千把。

铁片撞击声在废墟里一下接一下地响。

天黑透了。远处主城区的全息霓虹亮起，把黑云映成紫红色。

直到夜里十一点，陆观十指指甲全部裂开，手指被割得血肉模糊。

在一块沉重的青石板下，他摸到了一截冰凉、干燥的硬物。

陆观深吸一口气，十指抠进石板底缝，小臂青筋暴起，喉咙里压出一声低吼，硬生生把几百斤重的青石板掀翻在地！

泥土里，静静横着一柄一尺二寸长的合金短刀。

那是他磨了八十六天半、推了四万两千次的第三千把刀。

屋塌了，石板碎了，压在最底下的短刀却通体泛着幽青微光。两面开出的刃口极平，没有半点锈斑，没有卷刃，连一个极小的豁口都没有。

陆观伸出满是鲜血的右手，握住刀柄。

冰凉的触感直透掌心。重心、弧度、钢材内部的应力，全都一清二楚。

清晨沈墨用拐杖敲击刀背的声音，突然在他脑海里响起：

“看刀不是看刃。你知道这把刀想砍什么吗？”

陆观抬起头，望向远处主城区那座直插云霄、亮着猩红天平标志的天衡集团总部大厦。

“我知道了。”陆观低声说。

* * *

子夜。

废墟深处，陆观捡了几块破门板，搭在残垣上拼成一张床。

夜风穿过断裂的钢筋，呜呜作响。

陆观和衣躺下。右手紧握那柄一尺二寸的合金短刀，横在胸口正中；左手死死攥着那枚生满绿锈的暗绿铜铃，铜铃边缘深深陷进掌心的血痂里。

沈墨临死前的三句话在脑子里来回翻滚：

“今晚……握着刀睡。”

“梦里……别用他们的规矩打仗。”

“钟不是用来杀人的……是用来让人醒的。”

全身的剧痛和疲惫一阵阵涌上来。

陆观慢慢合上眼皮，意识直往下沉。

就在双眼彻底闭合的刹那。

被他死死攥在左手掌心、分毫未动的那枚旧铜铃——

“铛。”

无风自响了一声。

第三章

梦里不要开枪



他在磨刀。

天没亮，铺子里点着发黄的旧油灯。师父背对他坐在缺角竹椅上，拿一根竹篾，慢悠悠剔着烟锅里的残灰。

“滋——”

水槽泛着浑水，青浆石咬住钢刃，一下，又一下。

“师父。”陆观喊了一声。

老人没动。烟锅敲在竹椅脚上，“笃、笃”两声闷响。

陆观低头去摸水槽里的合山细石。指尖刚探入水，水面猛地荡开一圈大波纹。没有凉意，脚下的青砖地晃了一下。

地面从水槽四周寸寸卷曲、发黑、碎裂。铺子、油灯、竹椅、师父的背影，无声无息化作漫天黑纸灰。

脚下一空，陆观直坠下去。

没有风声，骨头被沉沉拽着往下坠。穿过几层灰冷的雾，下坠骤停，双脚稳稳踩上了冰冷坚硬的石板路。

陆观猛地抬头。

眼前是一座城。

天穹极低，一片深邃的幽蓝。一轮大得反常的冷月悬在屋脊上，白得像新刮出来的铅皮，在青黑街面上照出死白的光。

长街宽百丈，两边高楼林立。旧时代的灰砖挑檐里嵌满现代工业冷凝管，成排的排风扇无声飞旋。

街上人很多，穿淡蓝制式睡袍或整齐工装，悄无声息地穿梭。

一个男人迎面走来。陆观下意识侧身让路，擦肩的瞬间，后背汗毛猛地竖起——

那人脸上光溜溜的，没眉毛，没眼睛，没鼻子，也没嘴唇，只有一张苍白紧绷的肉皮。

不止是他。

整条百丈长街，成百上千的人，全顶着一张空白的脸。他们步速一致，不呼吸，不交谈，在月光下安静游荡。

无面城。

陆观低头看向右手。

掌心里死死握着那柄刀。一尺二寸长，平头直脊，合金短刀。

在现实废墟里，这把刀又冷又沉；可在幽蓝月光下，刀身的触感清楚到了骨子里。

陆观不用低头看，指腹、掌茧、小臂肌肉全跟整柄刀连在一起。三年推刀四万两千次，磨碎九块砥石，刀胚内部每一处退火留下的晶格，甚至刃线上第三寸处那道比发丝还细的天然冷纹，他都一清二楚。

三年的晨昏、汗水和铁油，全凝在这三分钢口上。

它不是死铁，比陆观自己的骨头还清楚。

胸口忽然烫了一下。

一根烧红的铁丝从心底穿出来，死死拽住他的视线，拉向长街尽头。

无面城正中心，立着一座数百米高的黑曜石巨塔。外壁流淌着猩红光纹，把冷红的光泼在数里之内。

塔顶，一簇刺眼的白光静静烧着。

严栋。

刚看见那座塔，心底就浮出这个名字。

白天被沈墨压在粗瓷茶碗下的拆迁回执，上面盖着执行董事的鲜红电子印鉴，沾了师父的命。到了梦里，那张纸化成一根看不见的红线，一头扎在严栋心口，一头缠在陆观的刀刃上。

杀人偿命。

陆观攥紧刀柄，迈步朝高塔走去。

* * *

高塔正门前是一片白色大理石广场。

一道十米高的半透明淡蓝光膜倒扣下来，罩住整座塔。光膜表面闪过“0”和“1”的数据流，透出刺骨的寒意——这是严栋脑波防火墙在梦里的壁垒。

光幕内，数十名黑衣人来回巡逻。

他们脸上有五官，戴战术护目镜，穿黑色高分子防弹作战服，是天衡集团重金雇佣的“梦境安保”。

大门石阶最上方，一把紫檀木交椅上斜靠着个中年护卫，穿青色宽袖长衫，怀抱沉香木拂尘，正闭眼打盹。

“踏。”

陆观的布鞋踩上白玉石阶。

“口令！”

最外围的雇佣兵猛地转头，护目镜后的瞳孔骤缩。

陆观没停，步子都没慢半分。左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右手拎着泛青光的短刀，一步步踩着台阶往上走。

“未授权潜意识入侵！二级警报！”雇佣兵队长暴喝，“开火！”

七八名安保同时抬枪。

陆观眼底闪过一丝错愕。

太慢了。

队长看见陆观的瞬间，脑子里先闪过“枪”的念头；接着潜意识开始构建参数：枪管膛线、击针弹性模量、弹匣火药配比；然后手臂

神经发出指令，抬枪，推弹上膛，拉开侧向保险。

“咔哒。”

撞针复位的声音在空气里拉得又长又扁。每一次机械咬合，雇佣兵的潜意识都要费力确认一次物理逻辑：确认子弹有火药，确认撞击会爆炸，确认气体膨胀推走弹头，确认空气阻力和重力修正弹道。

他正用现实里的定理，在梦里硬搭一把枪。

每一步都拖泥带水。

陆观看得见队长额头渗出的冷汗，看得见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一毫米一毫米往上抬，对准自己的眉心。

七八根食指同时压向扳机，机簧紧绷。

“梦里……别用他们的规矩打仗。”

沈墨临死前带血的话，在脑海里炸响。

他们的规矩是算力，是枪械，是射程，是每秒三百四十米的音速，是「太一」定下的物理牢笼。

陆观看着那根慢吞吞下压的食指，握刀的右手没有后拉，没有蓄力，连挥刀的起手式都没有。

他只看了一眼十米外那个雇佣兵的咽喉。

三年，四万两千次。

不用想什么是刀背、刀刃、割裂力矩。刀就在那儿。

念起，刀至。

“唰！”

一道清亮的青色光弧在长廊里一闪而过。

队长的扳机才压下三分之一，动作就彻底定住。

没有血浆飞溅。他的咽喉正中浮出一条极细的白线。

白线亮起，整个人从作战服到骨头寸寸碎成灰白微光，在月光下无声熄灭，连半声惨叫都没留下。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第七个。

陆观往前迈了一步。

青色刀光接连亮起，持枪的人影成片化作纸灰。那些刚出膛、还没脱开枪口的虚拟子弹，失去意识支撑，当空退化成一团团数据乱流，散在夜风里。

三个呼吸，数十名梦境安保走了个干净。

“放肆！”

台阶顶端炸开一声厉喝。

椅背上的青衫护卫惊醒，脸色煞白。他猛拍怀里的沉香木拂尘，腾空跃起，咬破舌尖，一口虚幻的精血喷在半空。

“乾元有敕，九地镇方！起！”

轰隆一声，一面两丈高的青铜重盾立在他身前。

盾面铸着饕餮吞口，周围排满古篆字，青灰铜锈斑驳，金色雷光在符文间滚动。

“无知狂徒，安敢犯我阐派道场！”青衫护卫双掌死死顶住盾背，把全身念头都灌了进去，“滚回去！”

陆观停在台阶中央，仰头打量那面青铜大盾，眼睛微眯。

他在沈墨铺子里修了十年旧物。汉代铜镜、宋代铜鼎、清末铜香

炉，他亲手化过生铜，调过铜锡比例，在炭火里用砂模浇过铜胎。

真铜入模冷却，会有气泡逸出，在器壁深处留下细砂眼；年代久了，铜绿从晶格深处往外长，分成粉状锈和硬斑锈，绝不是表面涂一层均匀的绿漆。

可眼前这面大盾，边缘平整得像全息投影画出来的贴图。

没有厚度，色泽太纯，铜锈太齐，连浇筑口打磨留下的合范痕迹都没有。

假的。

一个只在脑子里背过“坚不可摧”四个字、连一斤烂铜都没摸过的人，凭空捏出来的空壳。

陆观抬起短刀，刀锋对准铜盾左侧边缘那道单薄的虚缝。

“你懂什么叫铜吗？”

刀没劈那颗狰狞的饕餮兽头，顺着平整虚假的侧边，像裁纸刀划过宣纸，轻轻切了进去。

“嗤啦——”

没有金铁交鸣。

两丈高、雷光缠绕的青铜巨盾一碰上钢刃，上面的符篆瞬间扭曲崩塌。

一声裂帛闷响，整面青铜大盾连着盾后青衫护卫惊骇的脸，从正中整整齐齐劈成两半！

青衫护卫僵在半空，金丝法袍从眉心裂开血痕，身子急速化作流光。他死死瞪着陆观，喉咙里啞啞抽气：“你……你没有受策……你手里只是凡铁……你到底是哪一宗的……”

陆观收刀，从他快散尽的虚影里穿过去。

“沈墨修复铺，学徒。”

“蓬！”

青衫护卫炸成一捧光雨，散在石阶上。

* * *

塔顶是一片露天平天台。

几百块半透明全息光幕在半空旋转，滚过天华市各区的电力配给、算力负载，还有成千上万底层平民的生理监测曲线。

正中央的黑色真皮软椅上，严栋穿一件绛紫色真丝睡袍，手里端着半杯红酒。

陆观踏上天台。

“啪！”

严栋手里的酒杯砸在地上，红酒泼了一地。他猛地站起身，脸色惨白，踉跄后退一步：“你……你怎么进得来？外面的保镖呢？阐派的护卫呢?!”

没人应他。神经防火墙连一次警报都没发出去。

“你是谁？外城区的反抗组织？还是黑水财阀派来的刺客？”严栋压着嗓音里的颤抖，伸手去推鼻梁上并不存在的眼镜，语速飞快，“不管他们给你多少钱，我给十倍！百倍！你在现实里要什么？深层神经改造？新城区的独立庄园？还是「太一」的永生级脑波备份？只要你退出去，明早八点，天衡法务部把所有资产转进你账户！”

陆观没说话，踩着满地光幕残片，一步步往前走。

染血的布鞋在地面印出泥痕，短刀低垂，刀尖斜指地面。

“我们可以谈！”严栋退到天台边，后背重重撞上冰冷的合金栏杆，身下就是万丈深渊。他盯着陆观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嗓子劈了，“你到底想要什么？！”

陆观停在他身前三步。

夜风吹动单薄发灰的粗布外套。

“天衡集团旧城第七区算力扩容项目征收令。”陆观声音很平，“执行董事，严栋。”

严栋愣住：“什么？拆迁？那是算法核定的！是「太一」的推演结果！我只是签了个名，那不过是一张纸！”

“对，你签了一张纸。”陆观抬眼看着他，“那张纸上，有我师父的命。”

严栋瞳孔猛缩，张嘴要喊。

刀光一闪。

那是第三千把刀磨了三年的弧度，一刀横掠。

严栋的头颅连同真丝睡袍齐齐断开。数据流和灰白意识残渣轰然爆碎，卷起漫天白屑。

塔顶那簇核心白光，灭了。

“轰——！”

黑曜石巨塔失去支撑，从顶端向下疯狂坍塌，砖石与数据符文寸寸崩解，朝无面城的深渊砸落。

陆观站在崩塌的塔尖残骸上，任由失重感将自己吞没。

.....

千米外，一座倾斜的钟楼尖顶。

一个高挑女子立在飞檐边，穿一件冷白色风衣，乌黑短发齐耳，右手指尖垂着一根极细极长的暗金色绳索。绳索没有分量，在月光下泛着微光。

从头到尾，她都没出手，指尖的金绳也没晃过半分。

直到黑曜石巨塔化作烟尘，她才低声开口：

“一个初入梦境的新人，没有受箴，没有观想神明，用一把凡铁磨出来的刀，格杀了阐派护卫，斩了天衡董事……”

女子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铅月。

狂风卷过，钟楼顶端空无一人。

* * *

“呼——！”

陆观猛地睁眼，从破门板上弹坐起来，呛咳不止。

天亮了。

四周是沈墨修复铺倒塌的断壁残垣，断钢筋和碎青砖上挂着一层薄霜。矮墙上，沈墨的黑色骨灰盒立在晨光里，落了一层细灰。

陆观低头看自己的手。

左手死死扣着那枚生满绿锈的暗沉铜铃，铜锈嵌进掌心肉里；右手牢牢攥着一尺二寸长的合金短刀。

雪亮平整的刃口正中，不知何时多了一道极细的殷红血线，从刀

尖一路贯到护手。

陆观用拇指用力抹了两下。

擦不掉。

那道红线已经沁进钢材深处，隐隐发烫。

“叮咚。”

扔在旁边的碎手环闪了一下，在半空投出一道扭曲的淡蓝光幕。
晨间六点整的突发新闻弹了出来：

【紧急播报：今日清晨五点四十二分，天衡集团执行董事严栋于主城区私人住宅内突发大面积脑干坏死，经抢救无效，确认脑死亡。】

【同处该住宅内的十一名专业睡眠安保人员，于同一时间出现集体性神经崩溃，全员脑死亡。】

【现场未发现暴力入侵及外伤痕迹。针对此次罕见群体性意识脱离事件，联合议会特别机构「镇梦司」已正式介入调查。】

光幕闪了两下，彻底烧毁，冒出一缕青烟。

“镇梦司……”陆观低声念了一遍这三个字。

“沙，沙……”

外头街上传来轮胎压过碎石的轻响。

一辆纯白、没有车牌和任何行政标识的悬浮车滑过来，稳稳停在坍塌的门槛前。

车门无声滑开，一双黑色平底长靴踩上瓦砾。

穿冷白色风衣、留齐耳短发的年轻女人走下车。她没戴神经接口和护目镜，右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目光穿过尘埃，直接落在陆观和那

把带血线的短刀上。

第四章

睡眠健康局



废墟外停着那辆纯白悬浮车。女人踩过碎石走来，步子极轻，冷白色长风衣垂到小腿上方，齐耳短发下露出一张冷白的脸。

陆观坐在破门板拼成的床铺边，没有动。他右手垂在膝侧，扣着那柄一尺二寸长的平头短刀；左手紧攥着生满绿锈的暗沉铜铃，铜锈嵌进掌纹。

昨夜梦里，高塔倾塌前，千米外的倾斜钟楼尖顶上就立着一道白

影。当时隔着意识乱流，只看见一抹白和指尖微光。眼前这女人也是一身白，手腕从袖口露出一截，腕骨上缠着一圈暗金色细绳，与这片满是机油和数字信号的世界格格不入。

女人在三步外停下。她的目光扫过陆观脸颊上的划痕、指甲裂开的手，最后落在他身侧那把带殷红细线的短刀上。

“陆观先生？”

她抬起左手，指尖微屈，掌心上方浮起一张半透明的全息证件。

【太一城市服务·睡眠健康局】【回访专员：谢知微】

“昨夜清晨，天华市主城区记录到一次罕见的群体性神经脉冲扰动。”谢知微收起投影，“按照《城市人口睡眠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款，健康局需要对异常波动区域周边居民进行例行巡查与回访。”

陆观抬眼扫视四周。

第七区的住户两天前就搬空了，沈墨的修复铺昨天上午被推成了瓦砾。方圆两公里除了巡逻的工程机械和清障机器人，连条流浪狗都没有，只剩他一个人坐在烂门板上。

“周边居民？”陆观声音沙哑。

“例行询问，回答越简单越好。”谢知微也没打算掩饰这个借口，右手插回风衣口袋，“昨晚几点睡的？”

“十二点前后。”

“睡了多久？”

“天亮醒的。五六个小时。”

“中间有没有惊醒、心悸、肢体抽搐？”

“没有。”

“有没有做梦？”谢知微语调平直，眼睛却极细微地眯了一下。

陆观握刀的手指松紧未变，指腹贴着冰凉的合金刀刃：“做了。”

“梦见了什么？”

“梦见我师父。”陆观垂眼看着脚下被电击棍击穿碳化的木料，“梦见铺子还没塌，后院的火炉还热着。他在煮酪茶，我在旁边磨刀。”

前半句是实话。昨夜沉入无面城前，他的确在崩塌的梦境边缘看见了沈墨的背影。

谢知微没有调出光屏记录，目光从陆观的眼眶、咽喉一路滑到右耳后。那里只有粗糙的皮肤和碎发，没有微型切口，也没有皮下神经插孔。在公元 2186 年的天华市，一个二十六岁的成年人没有神经接口，比在垃圾堆里翻出纯金古钱还罕见。

她的视线移向他左手腕。那只旧式全息手环外壳凹陷，屏幕裂成蛛网，闪着接触不良的杂光。

“没有神经接口，依靠低灵敏度外接设备。”谢知微陈述道，“醒来后，有没有偏头痛？或者耳鸣？”

“没有。”

“以前经常做梦吗？”

“七八年没做过了。”

风吹起她的风衣下摆，露出里面的黑色修身制服，腕上的暗金细绳在晨光下泛起一抹暗芒。

“沈墨的事，我很遗憾。”她忽然换了话题，“官方给出的死亡报告，是高龄心源性猝死。清障过程符合非致命性驱离规范。”

说到“官方结论”时，她的呼吸停顿了一瞬。

陆观抬头迎上她的视线：“你信吗？”

谢知微不答，反问：“你恨天衡集团吗？”

“恨有什么用。”陆观答得很快。

昨天上午被外骨骼警卫踩进碎刀堆时，这话是真的。可今天早晨，他的刀刃上多了一道洗不掉的血线，他已经知道这把刀能砍到哪里。

谢知微转过身，靴底碾响碎瓦，看着远处初升的太阳：“今早六点的新闻，看了吗？”

“手环坏了，看不太清。”

“天衡集团的严栋，在自己的安全屋里死了。”谢知微背对着他，字字清晰，“同处一个深度睡眠安保舱里的，还有十一名专业睡眠安保人员。全员脑干损毁，无一生还。”

她猛地转回身，盯住陆观的脸：“十二个人。十二条命。”

陆观搭在膝盖上的手指往里抠了一下，顶住粗布裤料。

昨夜黑曜石巨塔的走廊里，那十几道端着重机枪的人影在慢镜头里拉栓、瞄准，被他一刀斩成飞灰。在梦里那只是挡路的影子，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现实里有十二个人在同一秒断了气。胸口发沉，但他脸上没动分毫，只是把右手的刀柄握得更紧了一分。

沈墨倒在泥水里咽气的时候，也没人问过那是一条人命。

谢知微的视线顺着他的手臂滑下，定格在那把一尺二寸长的短刀上。合金轴承钢打底，平头，直脊，双血槽。两面开印十七度的刃口中央，一道极细的殷红血线顺着钢纹蔓延，散着肉眼难辨的温热气流。

废墟上空，一只机械鸟盘旋着发出电子蜂鸣。

谢知微盯了那把刀很久，轻声问：“你磨的？”

“嗯。”陆观说，“三千把里，最后一把。”

谢知微往前迈了半步，抬手探向刀刃，指尖直奔那道血线。

陆观瞳孔一缩，全身肌腱骤然绷紧。

距离刀刃还有半寸，谢知微停住手，收了回去，连袖口都没擦到刀背。她没问双血槽，没问血线，也没问一个学徒为什么大清早把出鞘的刀横在膝头。她的目光扫过他左手里露出半截边缘的绿锈铜铃，同样一言不发。

沉默了近半分钟，谢知微从风衣内袋掏出一张裁切不齐的硬质植物纤维纸片，递了过来。

陆观接过。纸上没有印刷体，只有一行黑色炭素墨水手写的通讯识别码，笔锋凌厉。

“这是我的私人信道。”谢知微退后一步，“根据睡眠健康局的最新健康指引，近期的地磁与神经场环境不稳定。”

她顿了顿，声音发冷：“这几天，少做梦。”

陆观捏着纸片，指尖泛白。

前天深夜，沈墨把铜铃挂在门框上，坐在竹椅里喝着苦酽茶，说的是：“这几天睡觉，别怕做梦。”

一个让他别怕，一个让他少做。

陆观没吭声，把纸片塞进工装裤口袋。

谢知微转身走过碎石堆，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席。纯白悬浮车无声升起，顺着旧城区干道疾驰而去，很快隐入晨雾。

.....

车厢内一片安静。

谢知微靠在椅背上，抬手轻抚耳后，接通加密深层神经通讯。耳畔响起一个威严的中年男声：“谢使，第七区现场回访结束了？”

“结束了。”谢知微看着窗外正在被拆毁的旧楼。

“目标嫌疑人陆观，排查结果如何？严栋的死，与沈墨生前留下的残存意识体是否存在关联？”

谢知微脑中浮现出那个没有接口的耳后、横在膝头的血线短刀，还有那枚绿锈铜铃。

“暂无结论。”谢知微平静道，“目标无神经接入设备，神魂波动在正常生理阈值之内。现场未发现高阶具象残留痕迹。”

那头沉默了两秒：“知道了。天衡那边施压很紧，闻天枢已经要求调取全城手工锻造者的档案。镇梦司内部不能落人口实。你继续盯着第七区，有异常随时回传。”

“明白。”

通讯切断。谢知微解下左腕的暗金细绳，在食指上绕了一圈。指尖传来绳索内部极其微弱的震颤，她神色如常地将细绳缠回手腕，闭上眼睛。

.....

废墟里，晨雾散开。

“滋——滋啦——”

断砖上的手环残骸突然冒出一阵电流声，裂成蛛网的屏幕闪了几下，弹出一道扭曲的浅灰色投影：

【尊敬的陆观先生：】【经超级人工智能「太一」综合核定，原旧城

第七区十七号商户（沈墨修复铺）拆迁补偿协议已执行完毕。】【鉴于原所有人沈墨先生已故，您作为其系统唯一登记学徒及遗产承继人，补偿款共计：742,918.52 点，已正式划转至您的个人托管账户。】【附言：感谢您对天华市城市发展与算力扩容项目的理解与支持。祝您生活愉快。】

七十四万两千九百一十八点五二。

一条人命，一间老铺，后院三千把废刀，在算法里就折成了这串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

陆观盯着看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伸出手指，重重按灭投影。

手还没收回，手环扬声器突然发出一声微弱的“滴”。

那是最高优先级的强制医疗监护推送。光幕再次亮起，跳出一行红色日志：

【监测源：第七静养院，302 特护病房。】【对象：陆青禾。】【记录详情：受监护人（脑波长期基线：0.02）于今日清晨 05:42:11 出现突发性高频皮层电位脉冲，波幅超出安全阈值 400%，伴随不可自主性微动作，持续时间约 41 秒。现电位已回落至静止基线，生命体征平稳。】

陆观浑身僵住，死死盯着那串时间戳。

清晨五点四十二分。

六点的早间新闻里写得清清楚楚——天衡集团执行董事严栋，死于清晨五点四十二分。

第五章

空壳



05:42:11。

红字在碎裂的屏幕上跳动。陆观盯着这行医疗脉冲日志，脑中过了一遍晨间新闻里严栋脑死亡的通报。

分秒不差。

他吸进一口混着石灰粉和焦糊味的冷气，抬起手指，点向手环残骸上的公共交通叫车界面。

“咻啦”一声微弱电弧响过，屏幕闪出几道紫色杂波，微型光伏晶片彻底黑了下去。

旧城轻轨早停运了。陆观垂下手，站起身，准备走过去。

动身前，他把废墟收拾了一遍。

砖堆旁扔着沈墨被警卫撕破的深灰粗布长衫。陆观捡起来，单手按住衣襟，猛地撕下一条两指宽、三尺长的布条。他拿起门板上那把一尺二寸长的平头短刀，从护手起一圈圈缠紧，把整柄短刀连同刃口那道隐隐发烫的红线全包在里面，只留出刀柄。

他反手把刀插进后腰工装裤皮带内侧，拉下旧夹克遮住。

那枚生满绿锈的暗沉铜铃，塞进衬衫贴胸的里袋。冰凉的金属隔着薄布贴紧肋骨。

矮墙上放着装沈墨骨灰的黑色塑料收纳盒，分量很轻。陆观从塌柜底下翻出一只洗得发灰的双肩帆布包，把骨灰盒和那本旧版《封神演义》放进去，拉好拉链，扣死胸前安全扣。他不能把师父留在满是清障机械的瓦砾堆里。

谢知微留下的那张私人信道硬质纸片，被他塞进全息手环背面的电池卡槽，卡紧。

走之前，陆观在坍塌的后院碎石堆里转了两圈，翻看碎砖和被推土机碾烂的工具架。

沈墨那根断成两截的铁木拐杖不见了。四周只有深深的履带印和碎铁屑。时间不早，他没再深扒，踩着碎瓦走出第七区封锁警戒线。

.....

高架轻轨断了电，锈迹斑斑的轨道横在半空。陆观顺着轨道底下

的阴影往城郊走。

主城区上空悬着半透明光幕，太一温和的合成音在城市上空回荡，播报今晨空气质量指数、城市算力负载和晨间问候。高架桥下偶尔滑过无声的悬浮公车，窗内坐满赶路的安居者。

他们耳后都贴着泛淡蓝或淡绿冷光的微型接口。有人靠窗闭目，嘴角挂着满足的笑；有人嘴唇微动，对着空气向太一咨询今天的安排。

行人与陆观擦肩而过，没人看他一眼。

他穿着沾满机油灰土的帆布夹克，背着鼓囊囊的包，脸上有擦伤，十指指甲乌黑充血，耳后只有一片粗糙完好的皮肉。

陆观步子迈得很大，鞋底摩挲着沥青路面，右手插在口袋里，指尖捻着磨刀留下的硬茧。

他在想昨夜的梦。

严栋的黑曜石塔，开枪的梦境安保，青衫护卫召出的空心青铜盾，还有最后一刀劈进严栋身体时的手感。梦里没有血，也没有骨头碎裂声，只有散开的虚影。

可今天早晨，天衡集团最高规格的安全屋里直挺挺躺着十二具尸体。没有外伤，没有中毒，没有物理破坏，全都是瞳孔放大、脑干坏死。

陆观抬头，看了一眼远处折射着刺眼金芒的天衡集团双子大厦。

梦里的刀，真能落到白天来。它斩断的东西，肉眼看不见，却要人的命。

.....

走了两个半小时，城郊的建筑渐渐稀疏。

缓坡上立着三栋六层红砖老楼，外墙隔热漆皮大片剥落。这里是第七静养院，半个世纪前是公立综合医院，后来改成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托管所，如今成了太一判定“无恢复价值个体”的停放地。

陆观推开斑驳的玻璃门，刺鼻的次氯酸消毒水味扑面而来。

走廊两侧堆满贴黄封条的周转箱，几个清洁机器人正打包旧病历和淘汰的监测仪，滚轮声刺耳。下个月静养院就要彻底并入主城地下第三医疗中心，楼里没剩几个人。

陆观绕开杂物，上到三楼 302 特护病房。

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屋里拉着大半窗帘，光线昏暗。

单人病床上躺着消瘦的陆青禾。她穿着浆洗发硬的蓝白条纹病号服，双手平放在被单外，睁着清澈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天花板上坏掉的吸顶灯。她的脸呈出灰白色，颧骨微突。床边的便携维持泵“嗡嗡”轻响，往她静脉里推注营养液。

陆观抬头看向悬挂的旧监护仪屏幕。

心率：42。

呼吸：每分钟八次。

屏幕中央，代表脑皮层电位活动的荧光绿线平直地停在 0.02。但在靠近左侧三分之一处，绿线猛然垂直上冲，刺出一个尖锐的倒 V 形波峰，随即又跌回基线。

时间标注：05:42:11。

门口传来塑料拖鞋踩水的声音。五十多岁、眼眶青黑的夜班护工罗婶端着换药托盘走进来：“小陆？今天怎么过来了？”

陆观转身点头：“罗婶。”

“不是周日才来么？”罗婶放下托盘，揉了揉腰，看清他的脸，“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脸上全是伤……跟人打架了？”

“没事，修东西碰的。”陆观声音沙哑。

罗婶叹口气，从围裙兜里摸出一包压瘪的纸巾递给他，指了指监护屏：“收到早上的报警推送了吧？吓了一跳？”

“她早上怎么了？”陆观看着母亲。

“我也纳闷。”罗婶一边给输液管排气，一边压低声音，“五点四十多，我做交接班前最后一轮查房，刚到门口，监测仪‘哗哗’叫疯了。我冲进来一瞧，你妈那手……”

她停下手，掀开陆青禾身上的白床单：“你看。”

陆观走近低头。

陆青禾右手食指垂落的位置，粗棉布纤维被磨断了十几根，留下三道深陷的指甲压痕。

一横，一竖，一撇。

三道痕迹在原处反复交叠，边缘翻起棉絮毛边，几乎把床单戳破，比上周日他念书时留下的痕迹深了三倍。

“动了足有半分钟，手指头就在那儿死命划拉。”罗婶摇头，“我干了十五年，脑波掉到 0.05 以下的病人，神经早死了，哪来这么大劲？早班交接的小刘非说是脊髓末梢电流反射。放屁，反射能照着一个地方死命划拉？”

陆观伸手，粗糙的指腹按在那三道凹痕上。布料凹槽里还残着一点微弱的体温。

横、竖、撇。

他的指尖顺着那道撇滑下，胸口闷痛。这不是反射。十年前那个雨夜，母亲手里的汤勺掉进碗里，也是这样死死抓着他的手腕，指甲陷进肉里，嘴唇发抖，一句话没说出来，眼里的光就灭了。

“小陆，下个月合并的事，你得早做打算。”罗婶轻声提醒，“太一下了指导文件，合并到地下中心后，像你妈这种没有自主意识评级的病人，每天维持配额统一扣减两成。”

陆观收回手，抚平床单：“差额怎么补？”

“去大厅自助终端问问吧。政策是死的，机器算出来的账，少一个点都不注药。”

“我知道了。”陆观替母亲掖好被角，走出病房。

.....

一楼大厅中央立着白色的多功能综合服务终端。

陆观走近，顶部摄像头转动，淡蓝光束扫过他的脸。

【识别完毕。公民：陆观。无神经接入设备。】【检测到您名下关联受监护人：陆青禾（特护病房 302）。】

“查询合并后的维持配额补足方案。”陆观说。

【正在调取天华市医疗保障与算力优化重组条例（2186 修订版）.....】【受监护人陆青禾，当前评级：重度不可逆脑皮层功能衰竭。自下月 1 日起，基础生命维持能源与营养配给将下调 20%。】【该评估结果由超级人工智能「太一」根据长期脑波活性数据自动生成，不支持人工行政申诉。】【如家属申请维持原有生命体征支持标准，需按月支付专项差额维持费。当前标准费率为：3,466.66 点/月（折合每年：

41,600 点)。是否现在办理预存?】

普通安居者一年的基本生活保障配额不过两万四千点。陆观看着屏幕，开口：“一次性付清十年。”

光幕停顿了一瞬。

【十年维持费用总计：416,000 点。正在检测付款渠道……】【检测到您的个人托管账户当前可用余额：742,918.52 点（资金来源：天衡集团第七区拆迁承继补偿款）。】【正在划转……划转成功。】【受监护人陆青禾的生命维持协议已成功续期至公元 2196 年 10 月 30 日。】【您的账户当前剩余可用余额：326,918.52 点。】【感谢您对家人的关爱。天华市市政与「太一」祝您生活愉快。】

陆观站在终端前，垂在身侧的双手慢慢攥紧，指节泛白。

七十四万点，是沈墨的命。不到两天，这笔用师父的命换来的数字被他划走大半，给病床上毫无知觉的母亲买下十年不断供的营养液。机器算得真准，连小数点后的零头都清清楚楚。

陆观闭了闭眼，压下翻涌的血气，转身走向走廊深处。

……

走廊尽头的拐角，罗婶正把一捆捆泛黄的旧纸质档案塞进大纸箱。

“罗婶，这都是什么？”陆观走过去。

“十多年前的老底子了。”罗婶直起腰捶捶背，“那时候还没全归太一管，入院登记得手写留底。现在搬去地下中心全数字化，领导让把这些烂纸片挑出来，拉去碎纸厂销毁。”

陆观停下脚步：“十年前的也在里面？”

“在，从 2170 年到 2180 年的都在那一堆。”罗婶指指墙角几个封了胶带的纸箱，“怎么，想看你妈当年的单子？”

“嗯。”

“找吧，快点，一会儿清运车就来了。”罗婶摆摆手，转身去拖另一个箱子。

陆观蹲下，撕开标着“2175-2177”的纸箱。牛皮纸硬壳登记簿泛着霉酸味，他一本本翻找，抽出了《第七静养院入院登记簿（2176 年度）》。

那年他十六岁。

他翻开脆化的纸页，翻到六月，目光停住。

【患者姓名：陆青禾。年龄：39。职业：旧城地质勘探队测量员。入院时间：2176 年 6 月 14 日。初步诊断意见：未知型脑皮层全域静止（不可逆）。备注：神经突触结构完整，无外伤及器质性病变，自主意识活动完全丧失。】

十年来，关于母亲病情的描述从未变过这几个字。陆观指尖微颤，往后翻了一页。

【患者姓名：周成林。年龄：41。入院时间：2176 年 6 月 17 日。诊断：未知型脑皮层全域静止。】

再翻一页。

【患者姓名：方谨言。年龄：29。入院时间：2176 年 6 月 21 日。诊断：未知型脑皮层全域静止。】

陆观呼吸一滞，猛地加快动作往后翻。

【陈墨生，38 岁，7 月 3 日，未知型脑皮层全域静止。】【赵学礼，

52岁，7月11日，未知型脑皮层全域静止。】【林素，24岁，8月2日，未知型脑皮层全域静止。】

一页接一页。同样的诊断，同样的“无外伤及器质性病变，自主意识活动完全丧失”。

陆观抿紧嘴唇，在心里默数。

一个，两个……十个……四十三个。

2176年五月到九月，单这一家偏远静养院，就收治了整整四十三名脑子空掉的病人。

他合上册子，抓起旁边的“2175年度”和“2177年度”登记簿飞快翻阅。

2175年，此类病患：零。

2177年：一人。

2178年：两人。

只有2176年那四五个月里扎堆出现。而那四十三页档案右下角，大半盖着发黑的长方形红章：【维持终止（家属放弃）】。

“数什么呢这么出神？”罗婶抱着一摞报表走过来，探头一看，“哟，翻到这一年了。”

陆观手指抠着牛皮纸书脊，没抬头：“罗婶，这四十三个人，是怎么回事？”

罗婶看了眼封皮年份，叹了口气，把报表扔在箱子上：“那年闹得凶。五六月份起，救护车一趟趟往这儿拉人，送来全一个样——喘气儿、心跳都好好的，可眼睛一睁，里面什么都没了。针扎不哭，火烧不叫。”

她瞅了眼墙角监控，压低声音：“那时候我们几个老护工私底下都不叫他们病人，叫‘空壳’。”

“空壳？”陆观抬头。

“可不就是空壳。身子骨好好的，魂儿丢了。”罗婶摇头，“刚送来那会儿，楼道里全是哭声。家属去找政府、找治安所，说人好端端的在家里睡觉，早上起来就成木头了。治安所查不出打架也查不出服毒，最后太一统一定性，叫啥‘未知型脑全域静止’。”

“后来呢？”

“后来还能怎样？”罗婶苦笑，“这病治不好，天天花钱填无底洞。第一年家属天天来，第二年隔几个月来，到第三第四年，字一签，章一盖，管子一拔，拉走烧了算完。像你这样每个星期都来、硬撑十年的……”

她看着陆观，叹道：“就剩你一个了。”

罗婶又说了两句，拖着箱子去了隔壁。走廊里只剩清洁机器人的嗡鸣。

陆观捧着登记簿站起身，走向 302 病房，在床前的塑料圆凳上坐下。

母亲依旧睁着眼，瞳孔映着惨白的光。

今天早上五点四十二分，严栋和十一名安保在安全屋里脑干损毁，肉身没有半点伤痕——因为他在梦里用那把磨了八十六天半的短刀斩了他们。

而十年前，母亲和另外四十二个人，同样没有外伤、查不出病因，一夜之间成了“空壳”。

今天清晨五点四十二分十一秒，他在梦里挥刀斩杀严栋的同一秒，躺了十年的母亲，用手指在床单上划出了横、竖、撇三道深痕。

陆观伸手，握住母亲冰凉干枯的手掌。

如果梦里的刀能切断现实的生机……那十年前，是谁的刀落在了这四十三个人的梦里，把他们砍成了空壳？

病房里只有维持泵低沉的震颤。

陆观松开母亲的手，拉开膝上的帆布包，取出那本缠着透明胶带的旧版《封神演义》，翻到上周那一页，低声往下念。

念到一半，他停下来，转头看向母亲露在被单外的右手。

枯瘦的手指垂在床沿，纹丝不动。

陆观一直坐到窗外天色暗红，才合上书起身。他摘下手环，想拍下登记簿上的四十三个名字，镜头闪了几下，画面泛绿扭曲，拍出的两张照片全是模糊的代码断层。

他戴回手环，去护士站找正要下班的罗婶借了一支快没油的黑色圆珠笔。

回到床头小灯下，陆观翻开《封神演义》泛黄脆化的扉页，伏身一笔一划往下抄：

【陆青禾，2176年6月14日。】【周成林，2176年6月17日。】【方谨言，2176年6月21日。】【陈墨生，2176年7月3日。】……

笔迹极深，几乎透穿纸背。扉页写满了，就翻到封底衬纸接着抄，直到把四十三个名字和入院日期全部写完。

陆观吹干油墨，把书重新用塑料胶带缠好，塞进帆布包，紧挨着沈墨的骨灰盒。

“妈，我下周再来。”

他拉好拉链，走出病房。

.....

入夜，旧城第七区彻底断了电，只有远处主城区的微光映出废墟的轮廓。白天的工程机械已经撤离，夜风吹过断壁残垣。

陆观踩着碎石瓦砾走回修复铺原址，把帆布包端正地放在半堵青砖矮墙下的背风干燥处。

“师父，我回来了。”

他低声说了一句，挽起袖子跪在碎石堆里，徒手搬开断砖、扯开变形的铁皮。

他在找沈墨用了三十年的铁木拐杖。白天警卫动手时拐杖断成两截，沈墨倒下时死死攥着的黄铜拐头那半截，一定还埋在底下。

白天裂开的伤口再次崩破，血混着石灰粉在掌心结块。陆观浑然不觉，只是一块块翻着碎砖。

半小时后，在坍塌的水槽边缘，他的指尖碰到一截冰冷油润的硬物。

陆观动作一顿，扒开上面的三块碎青砖。

一段两尺长、黑沉如墨的木头露了出来，一端包着磨亮的半截黄铜，铜皮边缘满是细密磕痕。正是铁木拐的上半截。

陆观呼出一口白气，握住铁木，从泥灰里拔了出来。

木头落入掌心的瞬间，陆观眼神骤凝。

重量不对。

他在修复铺磨了十年刀、推了数万次磨石，双手对重量的分寸早就摸透了。百年铁木入水即沉，这两尺长的实心木料本该有近三斤重。

可手里这截，足足轻了小半斤。

陆观屏住呼吸，借着夜色里的冷光翻转断拐，看向参差不齐的断口。

黑沉密实的木质中心，原本该是树心年轮的地方，赫然钻着一个规整幽深的圆孔。

整根铁木拐的内芯是空的。黑洞洞的孔道深处，正紧紧塞着什么东西。

第六章

格物录



断口是参差的木茬，中心却圆得极规整。

陆观举起那半截两尺长的铁木拐，借着主城区折射过来的冷蓝光晕往孔里看。孔壁光滑平整，没有毛刺，深处笔直。

这是人工用极细的沉头长钻掏出来的，手劲稳得没有一丝抖动。如今的天华市，只有沈墨钻得出这样的眼。孔口内侧的木肉泛着暗沉油光，那是几十年桐油和汗气渗进去结成的包浆。

这个孔，沈墨至少在三十年前就掏好了。

深处的黑影卡在内壁间，离断口约四指深。

陆观没用手抠。他手指粗，指甲里全是泥血，硬抠只会把东西顶得更深，挤碎边角。他在碎砖瓦砾间扫视一圈，从脚边扯起一根散落的镀锌细铁丝。

铁丝约半尺长，原本用来绑水管。陆观刮掉上面的白灰，把铁丝一端顶在青砖边沿，手腕施力，将尖端折出一个不到两分宽的小倒钩。

他跪在背风的青砖矮墙下，屏住呼吸，右手捏稳铁丝探入孔道。

铁丝贴着光滑的木壁滑行。两寸、三寸……指尖传来阻滞感，软中带韧，隔着一层微涩的织物。

陆观停手，手指微转，让倒钩搭住那团东西的外缘。他不硬拽，借着铁丝的弹力一点点往外蹭。每挪半寸，就松一松手腕，免得铁尖钩破内层。

五分钟后，一小截暗褐色的布角探出孔口。

陆观丢开铁丝，用两根被碎石划破的手指捏住布角，顺着木管缓缓抽出。

“啪嗒。”

一卷拇指粗细的条状物落在掌心。

入手很轻。外面裹着发硬的旧油布，透着陈年桐油的清苦味。油布外用双股细麻线扎了三道，每道相隔两指宽，收尾打了个扁平单结。结头上压着一滴半透明封蜡，没有印章，只按着一个清晰的右拇指指纹。

陆观盯着那个扁平单结。

在铺子里修古籍和旧碑帖时，沈墨总让他打这种结：受潮不散，干透易解，抽掉底下的半截活头，整根麻线就能囫囵褪下，不伤纸皮。

陆观用指甲挑碎封蜡，抽开线头，把麻线一圈圈褪下搭在膝头，缓缓展开脆硬的油布。

里面是一卷手工抄造的桑皮纸，共十几页，边缘泛着赭黄色，薄得能透出下一层的墨迹。因油布护着，纸页没有受潮虫蛀。

陆观将纸卷平铺在掌心，指腹拂平卷翘的纸边。

封皮正中竖排写着三个毛笔小楷：

【格物录】

字迹苍劲瘦硬，正是沈墨写了一辈子的柳体。大字下方有一行极小的小注：

【卷一·残】

天上掠过一架夜间巡逻无人机，探照光束扫过废墟，映亮陆观沾满血灰的脸。光束移开，四周重归幽暗。

他翻开封皮，第一页只写了两句话：

“知其形者，可造其影；知其理者，可使其真。”

陆观低声念了两遍，摸不着头脑。沈墨修了一辈子旧货，铺子里连台全息扫描仪都没有，能造什么影？

他翻到第二页。上面是整整齐齐的四项纲目：

【格物之序：一曰观物，二曰穷理，三曰立象，四曰具现。】

陆观往后翻了翻，发觉厚度不对。第三页到第九页全是密密麻麻

的小楷，标着“观物篇”；再往后，“穷理篇”只剩半页，下半截连同后面好几页被人用裁纸刀齐根割掉，断口平滑。

残页之后，只剩两页白纸，上面分别孤零零地写着“立象篇”与“具现篇”的标题，底下空无一物。

这就是封皮上的“残”。

陆观翻回第三页，看向“观物篇”的第一行。

【观物者，不借他人之眼。】

这一行小字砸在陆观眉心。

十年前他十六岁，母亲刚倒下不久，沈墨领他进修复铺。第一天早晨，沈墨拄着铁木拐走到他面前，敲了敲他的手腕：“把那玩意儿摘了。”

那只全息手环是母亲送他的生日礼物，装有太一的实时检索程序，扫一眼不懂的机械结构，就能跳出三维拆解图。陆观舍不得摘。

沈墨直接扯下手环，扔进最底层的黑木抽屉，咔哒一声挂上黄铜大锁。

“在这儿干活，不许问它。”沈墨声音沙哑，“机器告诉你的，那是别人的眼珠子。你要学修东西，就用自己的肉眼看。看瞎了，也是你自己的。”

那一年，陆观对着一堆散架的挂钟零件坐了三个月，拆了装，装了拆。

陆观手指下移，看向第二条。

【磨刀不求其利，求其知；刀废则知其所以废。】

后院那座比人还高的废刀堆，在夜风里透着铁腥气。

十年，三千把刀。

每一把废刀都在他脑子里留着印子：第一把是农具拆下的弹簧钢，淬火太急，刃口崩出三个绿豆大的口子；第七把含碳太高，磨到第三天当中断成两截；第四十二把夹灰没敲净，开印露了砂眼；第二百一十把退火过了头，软得连杉木都削不进……

沈墨从不让他卖废刀，也不许重铸，就让它们堆在天井里淋雨。

沈墨曾端着粗瓷茶碗坐在竹椅上说：“每把刀是怎么死的，你都得看着。不知道它怎么坏，就永远不知道它怎么才算成。”

陆观呼吸发沉，顺着字行继续往下摸。

【看刀不看刃，看它想砍什么。】

沈墨的原话，一字不差地印在纸上。

前天清晨，沈墨敲着第三千把刀的刀背问他：“你知道这把刀想砍什么吗？”当时陆观满脑子都是磨石阻力、洛氏硬度和十七度刃角，答不上来。原来这不是随口考问，是书上的规矩。

他再往下看。

【推刀万次，手知钢性；钢性入心，闭目可见。】

前天夜里沈墨说过：“推刀四万两千次，磨碎九块磨石，你摸透了它的脾气。”

陆观右手覆上后腰那柄用旧长衫布裹紧的短刀刀柄，缓缓闭上眼。

风声、高架路上的悬浮车声、无人机的电机声瞬间远去。漆黑的视野中心，一把刀清晰地浮现出来。

不是凭空想象的虚影，是实实在在的“看见”。

他看见一尺二寸长的平头直脊，看见双血槽里极浅的推磨螺旋纹，看见刃口开印十七度的微小斜面。他甚至顺着钢铁内部的晶格，看见两次菜籽油淬火在刀身三分之二处留下的微弱应力回弯，看见重心稳稳落在护手前一寸三分处……

八十六天半，推刀四万两千次，磨碎九块砥石。这把刀的硬度、脆性、重量、极限，全长进了他的手掌骨肉里。

闭目可见。

陆观猛地睁眼，胸膛剧烈起伏，冷汗顺着额角伤口滑落。

这不是混饭吃的手艺。这是修炼。

沈墨用整整十年，逼他推开机器，把“观物”的功课一锤一钹凿进骨髓。直到今天沈墨死在废墟里，他才借着这卷残纸，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陆观指甲深陷进掌心裂开的伤口，血洇湿布料，他却毫无知觉。

他深吸一口气，翻到那半页残缺的“穷理篇”。开头是一句重墨圈起的口诀：

【意动则器行，理成则法现。】

下方是沈墨的批注：

【梦中之器，皆是心中所知之器。知一分，成一分；不知而强成者，空壳耳。】

文字在此中断，底下被齐根切掉。

看着“空壳耳”三个字，陆观脑中轰然一震。

昨夜无面城的高塔上，天衡雇佣的梦境安保端着重机枪，抬枪、拉栓、瞄准，每一步都慢得滞涩艰难。而他只动了一个念头，短刀便

已掠过数十米长廊。

还有那个青衫护卫召出的饕餮古篆青铜盾。陆观只看一眼就觉得假：盾太薄，边缘没有铸造翻砂的厚度，纹路浮在表面。他跟沈墨修过汉代铜镜，懂青铜胎骨的构造，一刀切向盾牌边缘，那面铜盾便碎成纸灰。

“知一分，成一分……”陆观低声重复。

那些人用枪慢，是因为只见过枪壳，脑子里还要按机械零件的规矩走；铜盾一触即溃，是因为护卫根本不懂青铜，只凭想象捏了个空壳。

而他手里的刀，是他在人间推了四万两千次、摸透了每一寸钢性的真东西。念头一动，刀就到了，因为刀本来就在他心里。

陆观目光移向穷理篇残页的空白边缘。那里有一行极细的铅笔字，笔画颤抖，是沈墨晚年手抖时用半截铅笔头补上的：

【第三千把磨成之日，给他。】

第三千把磨成之日，是前天。

那天夜里，沈墨看着那把泛着幽青微光的短刀，把绿锈铜铃挂在门框上，对他说：“这几天睡觉，别怕做梦。”

第二天早晨，外骨骼警卫推倒废刀堆，沈墨倒在水槽边，胸口停了跳动。

沈墨算着那三千把废刀，等到了这把刀出炉，却没等到天亮把书交给他。

冷风卷起废墟里的石灰粉，落在陆观干裂的嘴唇上。他没有哭，脸上肌肉未动，只伸出两根粗糙开裂的手指，一遍遍抚平那行铅笔字

上的褶皱。

师父什么都知道。知道梦里怎么杀人，知道枪为什么慢、刀为什么快。他守着破铺子三十年，被人当成时代淘汰的残废疯子，却到死也没提前漏过半句，只在临终塞来一枚铜铃，留下三句谜一样的话。

“为什么不早说……”陆观喉咙里滚过一声低语。

要是早说一天，警卫踹翻铁堆时，自己会不会拔刀？

不会。陆观缓缓攥紧手掌。昨天早晨，他连刀想砍什么都不知道，就算拔刀，现实里的外骨骼机械臂也能在半秒内捏碎他的脊椎。

他从贴胸口袋摸出那枚核桃大小、满是暗绿铜锈的铜铃。

沈墨说：“钟不是用来杀人的，是用来让人醒的。”

陆观轻晃手腕。铜舌撞击内壁，发出一声干涩的“叮”，和寻常旧铃铛无异。可前天半夜外骨骼停在门外时，昨夜他闭眼之前，它都在没人碰的时候自己响过。

陆观把铜铃塞回胸口，翻到《格物录》最后一页。

空白纸页靠下的位置，留着淡墨草草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山门在铁声里，听得见铁的人自会找到。】

山门。铁声。

天华市到处是静音悬浮车和吸音路面，工地用激光切割和声波碎石，哪来的铁声？陆观看不懂，但把这十四个字死死记在心里。

警戒线外传来清障重型卡车的引擎声。这片废墟留不了多久，明天工程队的粉碎机就会把这里碾成渣土。

陆观低头，顺着折痕把桑皮纸重新卷成圆筒。拉过桐油布准备包起时，他指尖在油布内层的夹缝里摸到了异样的厚度。

夹层里还贴着一张纸。

纸质粗糙微黄，比桑皮纸硬韧得多。陆观用指尖将它揭下，在膝头展开。

是一幅精密的手绘地图。

图上用高硬度制图铅笔和墨线交错绘出，标着经纬度网格、高程等高线和专业的地质构造符号，画的是十年前尚未现代化改造的天华市旧城区全貌。

图纸中下部，第七区与第六、第八区交界处，一片涵盖数万人口、十几条老街巷的区域，被人用朱红墨水笔画了一个醒目的红圈。十年过去，墨迹红得发黑。

红圈正下方的空白边缘，写着四个力透纸背的工程字体：

【丙子六月】

陆观死死盯住那四个字。

沈墨教他修过清代历书，他会算天干地支。今年是 2186 年，岁在丙戌。往前倒推十年，正是丙子年——

公元 2176 年，六月。

陆观浑身的血瞬间冷了下去。

他一把扯过矮墙下的灰色帆布包，拉开拉链，抽出那本用透明塑料胶带缠紧的破旧《封神演义》，翻到白天在静养院抄下的扉页。

惨白的城市冷光落上泛黄的衬纸。

第一行：

【陆青禾，2176 年 6 月 14 日。】

第二行：

【周成林，2176 年 6 月 17 日。】

第三行：

【方谨言，2176 年 6 月 21 日。】

第四行：

【陈墨生，2176 年 7 月 3 日。】

夜风掠过半截矮墙，吹得那张手绘地图的一角在黑暗中剧烈抖动。

第七章

无处可住



天亮了，风才歇下来。

陆观靠在半截青砖矮墙下，一夜没合眼。

他低头看着《封神演义》扉页上圆珠笔抄下的四行字：

【陆青禾，2176年6月14日。】【周成林，2176年6月17日。】【方谨言，2176年6月21日。】【陈墨生，2176年7月3日。】

丙子六月。地图上的朱红圈。还有十年前那个雨夜，母亲手里滑

进碗里的汤勺，溅了一桌的汤水。

寒气从破裤管钻进骨缝。陆观收起思绪，顺着折痕叠好那张从油布夹层揭下的手绘图纸，夹回残破的《格物录》。他用泛黄发硬的桐油布把整卷桑皮纸裹严，拉过两道双股细麻线，打上沈墨教过的扁平单结。

纸卷塞进灰色帆布包最内侧的夹层，紧挨着最底下那个装有沈墨骨灰的黑色塑料收纳盒。

那截两尺长、包着磨亮黄铜拐头的半截铁木拐也塞进包里，拐头露在拉链外半寸。贴胸口袋里，核桃大小、生满暗绿锈斑的铜铃贴着皮肉，整夜没响，冷得硌人。

两条街外突然传来刺耳的轰鸣。

三辆重型履带式清障工程车排成一线碾过瓦砾，后面跟着六台两人高的双臂清障机器人，前端挂着大型液压剪和铲斗。

头顶上，一架天衡集团涂装的六旋翼巡逻无人机低空掠过，高音喇叭循环播放着合成女声：

“市民朋友请注意。第七区废墟清障工程将于今日正午十二时前完成全域地基平整。依据《主城区超导算力中心建设征收细则》，所有滞留人员须于上午十一时前离开施工红线范围。逾期滞留者，将由城市治安协同系统强制带离并转入临时收容程序。感谢您的配合。”

陆观站起身，拍掉裤管上的土。一夜未眠，膝盖有些发僵，眼前黑了一下，他身形一晃，在修复铺原址上走了一圈。

开了几十年的铺子只剩碎灰、断木和雨水泡透的黑泥。后院天井被推土机碾过两遍，几千把生锈的残铁大半压进烂泥深处，只露着零

星几截刀尖和变形的护手。

陆观在靠近天井水槽的泥坑边蹲下。

他十指全是前夜被碎石划破的口子，干血痂里嵌着黑灰。他伸手进冰冷的烂泥，往下刨了半尺深，指尖碰到一截坚硬发涩的东西。

拔出来，是一把八寸长的短刀。

刀身很钝，开印歪斜，靠近刀尖处有三个绿豆大小的崩口。

这是十年前他十六岁跟沈墨学手艺时，亲手打的第一把刀。前天早晨，天衡的外骨骼警卫推倒铁堆，沈墨就是弯腰去捡这把刀，才被防暴电击棍击中后心。

陆观用手掌抹净刀上的黄泥，从口袋摸出半截粗布条——那是前天从沈墨旧长衫下摆撕下来的，包完第三千把刀还剩这半截。

他把布条一层层缠紧短刀，打上死结，收进帆布包。随后单肩背包走出警戒线，在街沿的水泥马路牙子上坐下。

他褪下左腕的旧式全息手环。

十六岁进铺子那天，母亲买给他的高阶手环就被沈墨锁进了柜台最底层的黑木抽屉，如今早埋进了废墟。现在这只是系统配发的最廉价型号。前天正午他看着天衡的奠基视频和心理疏导提示，把手环砸在地上，昨天连车都叫不了，昨夜彻底黑屏。此刻微晶屏裂成蛛网，金属壳翘起，里面的多层柔性电路板扭曲变形。

陆观从包外兜摸出两样从废墟捡来的工具：一把头崩了一角的平头修表小起子，一截寸许长的废电线细铜丝。

他卸下后盖的微型螺丝。外壳撬开，散出一股焦糊味。

指甲挑起排线一看，微型激光投影光轴断了，棱镜碎成三截。

“用不着你投影。”陆观低声道。

他用起子撬断激光发射模块的供电线，挑出碎棱镜扔在脚边，再用细铜丝在主板供电电容和半寸见方的黑白辅助液晶屏之间飞了一根跳线。边角碎裂的高清摄像头他看都没看，合上后盖，拧紧两颗还能咬住螺纹的螺丝。

拇指按住侧面物理重启键，默数五秒。

嗡的一声，指甲盖大小的黑白屏闪了两下，跳出像素字符：

【系统自检完成……显示驱动降级……网络重连中。】

积压一夜的纯文字摘要立刻疯狂刷屏：

【天华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检测到您直系亲属（师徒关联）沈墨先生离世，系统为您匹配了哀伤疏导 AI “静澜”，点击建立通讯……】
【天华市征收补偿结算中心：沈墨修复铺拆迁补偿款 742,918.52 点已划入您的托管账户。】
【第七静养院：医疗资源整合提示，下月起您代管账户的陆青禾女士将转入地下第三医疗中心……】
【扣款凭据：已成功预扣十年差额维持费 416,000.00 点。当前账户可用余额：326,918.52 点。】

陆观按着侧键往下翻，停在最底下那条三个小时前由太一主城管理中枢强行推送的高优先级通知：

【无固定住所人员安置建议】
【方案一：申请新城第三胶囊公寓过渡单元。说明：入住须激活耳后神经接口或佩戴全功能定位手环，接受社区微电流睡眠健康管理及每日门禁心率扫描。】
【方案二：进入城市临时救助安置中心。说明：提供标准化六人睡眠舱，夜间脑波频段数据将按《城市公共卫生条例》实时同步至天华市睡眠健康局监测节

点。】【方案三：投靠直系亲属。说明：系统检索中……您名下无符合担保条件的直系亲属，该选项不可用。】

陆观盯着第二条末尾的“睡眠健康局”。

昨天清晨站在废墟前的女人浮现在脑海——冷白色长风衣，齐耳短发，食指上缠着暗金细绳。她自称来自睡眠健康局，对他说：“这几天，少做梦。”

严栋死在昨天清晨五点四十二分。十二个人在最严密的安全屋里脑干坏死，一枪未发。那夜的梦，他一个字都没跟她说。

陆观关掉通知，双手插进夹克口袋。

严栋死了，天衡不会罢休，那个女人也已经查到这片废墟。更要紧的是，一个二十六岁、没有神经接口、没有工作、没有固定住处、后腰还藏着一把一尺二寸短刀的人，在太一管理的天华市太扎眼了。巡逻无人机每天扫过几十次，用不了两天，治安机器人就会以“社会游民安全隐患”把他塞进收容所。到时候刀藏不住，人也会被关进戴脑波监测器的睡眠舱。

三十二万多点能买营养膏和衣服，买不来“不被看见”。

沈墨以前磨刀时说过：“你要把一根铁钉藏起来，别扔进水里，水会干；也别藏进泥里，泥会被翻。最好的法子，是把它钉进一排一模一样的栅栏里。没人会去数栅栏上有几颗钉子。”

他得找个住处，更得找一份每天打卡、在系统里被判定为“绝对无害”的正经工作。

陆观抬起手腕，拨通了第七静养院夜班护工罗婶的号码。

响了五声，那头传来疲惫沙哑的女声，背景里响着医疗仪器的滴

答声：“喂？哪位啊？我这刚准备交班呢……”

“罗婶，是我，陆观。”

“小陆啊。”罗婶语气缓和下来，“怎么一大早打电话？你母亲的事放心，昨天你交了十年差额维持费，系统评级提上去了，下月转去地下第三医疗中心也是特护区，营养液都是顶格配的，我跟白班交接过了。”

“谢谢罗婶。下个月并过去，手续大概哪天办？”

“就这几天，大概初三或者初四。”罗婶叹了口气，伴着换衣服的窸窣声压低嗓门，“并过去也好，这边第七区一拆，到处停水停电。就是看着难受……昨天后半夜，又有两家家属撑不住，在系统上签了‘维持终止’。都是十年前那批老病人，床位一撤，人拉去火化，病房里那点旧衣服、旧相框，家属看都不来看一眼。”

陆观手指一紧：“那些东西，怎么处理？”

“都是清点站的人来收。”罗婶随口道，“推个小铁车，带几个封条箱子，一样样拍照、登记、封箱，拉去他们大库里放着，按规矩放满年限才销毁。那帮清点员整天跟死人打交道，晦气又累，现在的年轻人宁可在家躺着领低保也不干，到处缺人呢……行了小陆，交班机器人过来了，不说了啊。”

“好，您慢走。”

通讯挂断。

资源回收署，遗物清点站。

陆观拨动手环侧面的微型滚轮，调出太一的“体验性劳动岗位库”。

排在最前面的是热门岗位：

【手冲咖啡调配师（三区体验店）·当前排队人数：4,821 人】【城市绿化带花草抚育员·当前排队人数：6,109 人】【社区情感陪伴猫咪抚养员·当前排队人数：12,044 人】【手工陶艺复古工坊学徒·当前排队人数：8,990 人】

陆观指尖飞快往下滑，一连翻过好几页，直到底层常年挂红的“紧急空缺”栏：

【岗位名称：遗物清点员（体验性劳动岗·特种）】【所属机构：天华市城市资源回收署·第三清点站】【工作地点：主城区边缘及老旧街区（外勤）】【岗位职责：依市民申请或民政系统调派，进入逝者生前住所，人工核验、清点、封存具有情感价值与个人纪念意义的旧物。】【法规特别说明：依据《天华市逝者遗物情感价值保护条例》第十七条，涉及人类情感联结与记忆留存之旧物判定，为保障伦理底线，不得交由人工智能完全代行判定。作业期间，清点员须独立目测、手触核验，全程不得佩戴辅助视觉分析镜、不得使用算法推荐评估器。】【任职要求：能适应长时间独处，具备基本旧物辨识能力，心理健康评估无重度自毁倾向。】【待遇保障：基础营养与生存津贴（标准额度）；配发独立单人间宿舍（位于第三清点站后勤楼）；夜间不排班，工作时间自主弹性。】【当前在岗人数：2/5】

陆观的目光停在那行字上：“全程不得佩戴辅助视觉分析镜、不得使用算法推荐评估器。”

《格物录》里的字句在脑中浮现——知其形者，可造其影；知其理者，可使其真。观物者，不借他人之眼。

不仅要求亲眼看、亲手摸，还配独立单人间，没有睡眠监测，夜

间不排班。更重要的是，十年前和母亲同批入院的四十三个人里，凡是签了“维持终止”的，遗物全会送进清点站的大库。

陆观直接按下申请键。

手环震动，扬声器响起太一轻柔的合成音：

“申请人陆观先生，检测到您选择的岗位心理负荷评级为 B+（高抑郁与应激风险），该工作涉及频繁接触死亡残留痕迹与孤绝环境。系统建议您优先考虑社区园艺类岗位。如您坚持申请，请简述您的申请理由，以便后台完成伦理匹配。”

废墟那头，推土机铲斗狠狠砸在半截砖墙上，轰然作响。

陆观抬起布满血痂和黑灰的手指，在侧面物理键盘上敲下六个字：

【想亲手做点事。】

点击发送。

屏幕上的“数据上传中”足足停了八秒，才跳出通过提示：

【初审已通过。】【请于明日上午九时，前往主城东南外环路 107 号·第三清点站参加入职面谈。接待人：潘站长。】【系统温馨提示：检索到您当前处于‘无固定住所’状态。根据相关保障条款，若明日面谈通过，清点站后勤宿舍可于当日即时办理入住。】

陆观扣好手环，站起身。

前方，两台清障机器人开到修复铺正上方，合金液压臂高高举起，轰然砸塌了后院残存的青砖矮墙。烟尘四起，彻底遮住了废墟。

陆观没有多看一眼，扯紧帆布包肩带，把露出的半截黄铜拐头往里按了按，双手插进夹克口袋，顺着老街向外走去。

穿过第七区临时封锁线，走到第二条街的十字路口时，他的脚步顿了一下。

街边死角停着一辆无标识的哑光灰色厢式货车，车窗贴着单向透光膜。

车身侧后方的小巷入口站着三个人，身穿天衡集团工程安保部特有的深黑色防刺作战服，胸口别着暗金色天平徽记。

三人戴着单目光谱扫描仪，手持金属探测杆，正踩在被推土机碾平的后院泥坑里。

一人蹲下身，戴着防静电手套在烂泥里摸索两秒，拔出一截断裂的生锈刀身——那是陆观两年前磨断扔掉的残刀。

那名安保人员抽出透明的高阻隔防潮证物袋，小心地把断刀装进去封口，贴上带条形码的电子标签。

他们身后的货箱地板上，整整齐齐码着三个灰色塑料储物箱，里面已经装了上百个一模一样的透明证物袋。

他们不拆房，也不运渣土，正在泥坑里一把一把地挖他这十年磨废的三千把刀。

陆观站在斑马线边缘，抬手隔着夹克碰了碰后腰。

那把一尺二寸长的短刀裹在粗布里，透出一股微弱却实在的温热。

绿灯亮起。陆观收回视线，混入戴着神经接口的麻木人流，低头走向通往城外的轻轨站。

第八章

清点站



陆观在冷轧钢板长椅上坐了一整夜。

他没睡，也没合眼。帆布包抱在胸口，后腰那柄一尺二寸的短刀隔着长衫布条顶住脊骨，坚硬，微温。

这里是外环轻轨终点站的二十四小时自助候车厅，通宵亮着惨白的荧光，空气里全是陈旧合成消毒水和热饮杯的蜡纸味。长椅每隔两个座位就焊着一道防横卧的铁扶手。

头顶换气扇嗡嗡作响，每隔十分钟，自动播报的女声就提醒旅客保管好随身物品。角落软椅上蜷着几个年轻安居者，耳后嵌着神经接口，眼皮轻颤，嘴角挂着涎水，脸上带着浅笑——他们正沉在系统推送的晨间浅梦里。

陆观看着他们，手指隔着帆布包，按住里面那截两尺长的半截铁木拐。

早上七点半，候车厅的气压门滑开，晨风裹着城外工业区的酸味灌进来。

陆观起身，活动了一下发僵的双腿，搓了搓干涩的眼角，勒紧帆布包肩带走出候车厅。

手环的黑白小屏亮了一下，电量还剩百分之三十七。主城东南外环路 107 号，距离这里两点三公里。

八点四十，陆观走到一片灰砖墙外。

四周是高架桥和几百米高的超导降温塔。第三清点站缩在两座高架桥墩的阴影底下，是一栋上世纪留下的四层老灰砖楼，墙皮大片脱落，露出暗红砖芯。临街铁栅栏锈蚀严重，门头长条铁牌上的红漆剥落大半，只剩“……第三清点……”几个残字。

没有全息路标，没有引导机器人，也没有天华市随处可见的红外热感门禁。

虚掩的大铁门中间挂着手指粗的铁链，链上扣着巴掌大的老式铸铁挂锁。门底滚轮已经脱轨，直接抵在水泥地上。

陆观伸手按住冰凉粗粝的门框，往前推了半尺。

“吱——呀——”

生锈的合页磨出尖锐绵长的金属声。

陆观手掌停在铁皮上，侧耳听了听尾音。

声发沉，底子厚，是老熟铁。

门后是个长满青苔和牛筋草的天井。穿过天井是一楼正厅，大门敞着，光线发暗。迎面一排老式绿漆铁皮矮柜，空气里混杂着旧报纸、樟脑和干灰尘的气味。

正对大门的铁皮桌后坐着个男人。

男人六十来岁，矮壮，微驼背，一头花白短发。他穿件洗发白、领口泛黄的蓝色帆布工装，两只袖管高挽在小臂上。搭在桌沿的左手齐根少了一截小指，断口皮肉呈光滑的暗红色。

他耳后干干净净，没有神经接口。手腕上扣着只磨得发亮的旧硅胶手环，屏幕正中央横着一道裂纹。桌上摊着厚重的硬壳纸质登记簿，旁边的掉瓷白搪瓷缸里盛着半杯冷透的黑咖啡，表面结了一层薄油膜。

男人抬起眼皮看过来。眼白泛黄，眼角全是鱼尾纹，瞳孔却很聚光。

“陆观？”声音沙哑，像砂纸擦过铁板。

“是。”陆观把帆布包往上提了提。

“老潘。”

老潘没起身，也没看手环终端，拉开嘎吱作响的转椅，弯腰从桌底拖出一只褐色胶带封严的瓦楞纸箱。

他掏出把普通折叠小刀，单手挑开封条，两手一掀，把东西一股脑倒在铁皮桌面上。

哐当几声闷响，桌上多出七八样物件：

一副断了一条塑料腿、缠了十几圈透明胶布的老花镜；一只镀金脱落、露出暗黄铜胎的怀表，表蒙裂成蛛网；几张受潮偏色发紫的薄膜封装全息相片卡；一条泛着温润白光的天然海水珍珠项链，纯银搭扣上刻着老工匠戳记；一只印着上世纪建厂纪念字样的绿搪瓷茶缸，边角磕出几块黑斑；一把中间断了两个齿的普通枣木梳子。

老潘把折叠刀随手扔在桌上，两手插进裤兜，靠回椅背：“家属只肯领一样。挑。”

正厅里很静，只有墙角的机械石英钟“嗒、嗒、嗒”地走着。

陆观走上前，放下帆布包，先拿起那条珍珠项链。

珠子很重，触手冰凉，搭扣上的银锈均匀，是在盒底压了很多年的东西。线绳极新，没有半点汗渍侵蚀的痕迹。他放下了。

他又拿起怀表晃了晃。游丝断了，发条卡死。外壳磨损虽重，却集中在背面，是长期装在皮套里磨出来的，不是手盘出来的。

相片卡、老花镜、搪瓷缸。陆观布满厚茧的指腹挨个摸过去，在每样物件的边缘和转折处停留一两秒。

最后，他的手停在那把枣木梳子上。

梳子很轻，边缘被几十年的油脂和皮屑浸得圆润发黑。中间断掉的两根齿，被一截极细的铜丝横向穿透木肉死死绑住。绑法笨拙，铜丝打结的地方翘起，又被人用硬物反复砸平，免得刮伤头皮。

更早断裂的第一根齿根部，木头里还留着一道发黑发绿的老铜丝印。

陆观翻过梳背。背脊处有一道光滑的凹陷浅坑。

他把拇指按上去，严丝合缝。那是常年用同一个姿势握梳子，千万次推压磨出来的指印。

陆观放下梳子，抬头看向老潘。

“挑完了？”老潘问。

“这把梳子。”陆观说。

老潘眯了眯眼：“项链能卖四千点。梳子当柴烧都没人要。”

“项链放盒子里好多年没戴过，线绳是新的，家属自己会查估价。”陆观看着木梳，“梳齿断过两次，绑了两次。第一次断了舍不得扔，找铜丝绑上；后来又断一根，接着绑。梳背这道拇指坑，得握几十年才能磨出来。她每天都用，坏了自己修。”

陆观指尖在梳齿上轻轻一拨：“齿缝里还有白头发茬。这是她活着的时候，抓在手里最多的东西。”

老潘盯着陆观那双带着旧伤和干血痂的手，看了足足五秒。

随后，他伸出缺了小指的左手，扯过一只半透明自封袋，把枣木梳扔进去拉上封条；又把项链、怀表和其余物件扫回纸箱，一脚踹回桌底。

老潘翻开纸质登记簿，拿圆珠笔划拉了一行字，把笔一扔：“明天早上七点。迟到一分钟，扣半天工钱。”

陆观垂眼：“录取了？”

“不瞎，手不笨。”老潘端起凉咖啡喝了一大口，“这就够了。”

他抹了把嘴角站起身。他个头只到陆观肩膀，但肩膀很宽，脚步踏得很实。

“站里规矩，听好了，我只说一遍。”老潘背着手，领陆观往厅后

的走廊走，“第一，进死人屋里，东西只看、只摸、只记。除了一张嘴两只眼，别的东西不许动。多拿一根针，治安所不抓你，我打断你两条腿。”

“第二，不许问系统，不许开算法评估。拿你的手摸，拿你的眼看。敢戴那玩意儿进去查估值，趁早滚蛋。”

“第三，家属领的，当面交割，签纸质回执，盖指纹；家属不要的，或者没家属的，封箱、贴条、运回来入库。分类按规程来，能回收的入回收库，有情感价值的入未领库。”

“第四，进屋一个人，出屋一个人。别跟邻居闲扯，别打听死人是怎么死的。干我们这行，嘴碎的都活不长。”

走廊尽头是扇小铁门。老潘推开门，指了指后院孤零零的四层筒子楼。

“另一位清点员老徐，高血压犯了，请了半个月病假。”老潘吐了口气，“全站就咱俩，加上他，三个。”

“知道了。”

“上三楼，东头第一间。”老潘从腰间解下一把铜钥匙扔过来，“后勤宿舍。去收拾收拾，下午有一单，一点钟在院里等我。”

.....

钥匙转了两圈，锁舌脆生生弹开。

屋子顶多十二三个平方，水泥地扫得很干净，墙角留着几道发黑的潮印。

没有深度睡眠平衡舱，没有空气循环系统，也没有全息交互面板。屋里只有一张铺着厚松木板的一米二铁架床、一张掉光清漆的双

屉旧木桌、一把铁丝箍脚的方木凳，墙下是个外壳焦黄的老式三孔插座。

木框玻璃窗朝东，外头不到五十米就是外环轻轨的混凝土桥墩。一列空载货运轻轨刚开过，震得旧玻璃嗡嗡直响，窗台积灰震出一圈细小的同心圆。

陆观反手关门，落了插销。

屋里很静。没有太一的算力嗡鸣，没有耳后神经电流的刺痛，也没有监控摄像头转动的齿轮声。

他把帆布包放上木桌，走到窗前确认挂钩结实，拉上洗得发灰的厚棉布窗帘。

屋里暗下来。陆观走到铁架床边，单手掀起两块松木床板。

床架下方焊着加固用的三角铁横撑，离床板底部有两寸半空隙。

陆观从后腰抽出一尺二寸长的平头短刀。解开沈墨旧长衫撕成的粗棉布条，露出暗青色直脊，以及刀刃上那道细如发丝、洗不掉的殷红血线。

他伸出食指贴了贴血线。依然微温。

陆观重新缠紧布条，把刀顺着三角铁内侧凹槽推进去，扯下窗框上的一截细铁丝，在两端绑死。床板一放平，底下只看得到黑黢黢的角铁。

接着，他从包里取出桐油布和细麻线扎好的《格物录》残卷。里面夹着那张旧城地图，红笔圈出的位置正对着第七区。他把纸卷塞进角铁深处的缝隙，用两块床板的接缝压死。

然后，他双手抱出四四方方、贴着火化编号的黑色硬塑料骨灰

盒，稳稳摆在木桌正中央，朝向东窗。

两尺长的半截铁木拐，还有他十六岁打的第一把带三个崩口的八寸短刀，一起靠在桌脚内侧的墙角。

最后，他从贴胸衣兜里摸出那枚核桃大小、布满暗绿硬锈的铜铃。

铃舌垂在里面，一动不动。

陆观本想把铜铃和刀藏在一处，手指收拢时，糙硬冰凉的铜锈硌在掌心。沈墨倒在水槽边抽搐的脸，还有铜铃两次无风自响的轻叩，在脑子里一闪而过。

他收紧手指，把铜铃塞回左胸贴身口袋，隔着布料压在心口上。

陆观在方凳上坐下。窗外轻轨再次呼啸而过，地面微颤，桌上的黑色骨灰盒纹丝不动。

他看着骨灰盒，低声说：“师父，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

下午一点零五分，一辆车漆斑驳、排气管突突冒蓝烟的油电混合厢式小货车开出清点站。

三十年前的老款车，悬挂硬得像铁板，逢坑必颠。老潘单手把着方向盘，缺了小指的左手搭在窗框上，嘴里叼着无滤嘴的劣质卷烟，烟雾倒灌进车厢，呛得人嗓子发干。

陆观坐在副驾驶，腿边放着铝合金工具箱。

“老城东，纺织厂职工二区。”老潘吐出一口青烟，“八十四岁，男的，姓孙，原纺织机械厂六车间主任。早上居委会送低保营养包，敲门没人应，远程门锁断了，破门进去人已经凉在躺椅上了。”

“没家属？”陆观看着窗外倒退的旧街。

“老婆二十年前没了，儿子三十五年前死在近地轨道工程事故里。”老潘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算绝户。太一判定‘孤绝样本自然终止’，民政系统划过来的单子。”

货车停在一条挂满褪色被单的窄巷里。

八十年代的红砖板楼，楼梯间堆满废纸箱和生锈的酸奶箱。老潘带陆观爬上五楼，在一扇深绿色防盗门前停下。门把手上的居委会黄封条已经撕开了。

老潘掏出一叠泛黄的纸质登记单、一卷白色印泥胶带封条，还有一台砖头似的老式数码相机，塞进陆观怀里。

“相机只能存两百张，没联网模块，别拿它当扫描仪使。”老潘指指门内，“我在楼下车里抽烟，弄完了下来叫我。”

陆观一愣：“你不进去？”

“规矩忘了？一人进屋，一人出屋。”老潘瞥他一眼，“死人屋子阴气重，两个人进去挤，抢气。你是新人，第一单给你两个小时。记清楚，该留的留，该扔的扔。”

老潘把烟头摁进拐角的空易拉罐，双手插兜下了楼。

陆观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推开虚掩的铁门。

一室一厅，不到三十平米，消毒水味压不住底下的陈腐气。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拉得很严，只留两指宽的缝，切进一道白光，照见翻滚的浮尘。

客厅中央摆着张竹藤躺椅，毛巾被叠得整齐，藤条中间凹陷出一个人形印子，泛着常年摩挲的油光。人早上刚运走。

陆观反手关门，没开灯。

沈墨教过他：急着拆的人，眼里只有零件，看不见整座钟。

他放轻步子，走向门后的粗铁丝鞋架。

底层摆着三双塑料拖鞋，中层空着，顶层放着一双老式黑色三节头皮鞋。

陆观蹲下，两指捏住鞋跟端起来。鞋面布满细碎裂纹，鞋头却打过油，亮得能照出人影。翻过鞋底，两只鞋磨损截然不同：右脚牛筋底只磨掉薄薄一层；左脚鞋跟内侧却磨掉一厘米厚的斜角，露出泛黄的塑胶内衬。

陆观指腹抚过光滑的斜切面。那是几万次受力不均硬磨出来的。

“左腿瘸了，或者受过伤。”陆观低声说，“走路左半边身子往下塌，脚后跟往里别。”

他拿起铅笔，在登记单第一栏写下：【物品：三节头皮鞋一双。状态：旧，翻新保养痕迹明显。建议：按常规衣物回收。】

他起身走进半开放式厨房。白瓷砖水槽长满黑霉，灶台积着厚灰，唯独右边砧板干干净净，横放着一把老式厚背碳钢夹钢菜刀。

原本平直的刃口，在靠近刀尖三分之一处向内凹陷出一道半寸深的月牙弧度。不是崩口，没有毛刺，弧线圆润，泛着青亮光泽。

陆观赤手握住发黑发硬的木刀柄。这是几十年在同一块磨刀石上、用同一个倾角推磨出来的。主人每次磨刀，手腕都在近刀尖处下压三分。推了三十年，磨掉一斤钢，才磨出这个月牙。

陆观抬起右手食指，在刀身中央轻轻一弹。

“当——”

清脆短促的雷鸣荡开，音色纯净，没有杂响。

陆观闭眼听着尾音散尽。钢是好钢，锰碳比例准，火候正。但刀太累了，内部晶格已经金属疲劳，再剁一次硬骨头，就会从月牙正中折断。

他放下刀，在单子上记：【物品：碳钢家用菜刀一把。状态：刃口极度凹陷，金属疲劳。建议：特殊工业历史残件，入未领库封存。】

穿过厨房是卧室兼书房。靠窗摆着张桌角磨白、漆成猪肝红的单屉书桌。

陆观拉开没锁的抽屉。里面没有存折金银，只有一个红塑料绳捆扎整齐的纸包，封皮是公元 2151 年的旧挂历。

他解开绳子。里面全是廉价单线稿纸手写的信，没贴邮票，也没盖邮戳，显然从未寄出。每封信右上角都用蓝圆珠笔写着年月日，字迹颤抖，压痕很深。

第一封抬头是“建华”——老人三十五年前死在轨道工程事故里的儿子。正文只有一行：“今天天气还好，院里的月季抽了两个芽。机器人的动作太轻，听不见响动，心里发慌。”

陆观翻开第二封：“今天天气还好，降温了，腿上的陈年伤犯了，疼得起不来床。隔壁的小李搬去新城胶囊公寓了，听说那里什么都不用干，躺着就行。我想我还是留在这儿。”

第三封，第四封，第一百封。

整整三百七十多封信，横跨三十年，开头全是那六个字：【今天天气还好。】

没有控诉，没有咒骂，全是今天吃了什么、窗台的鸟停了多久、

旧收音机齿轮又卡住了。

最后一封的日期是昨天，只有半截，字迹歪斜到纸边：“今天天气还好，躺椅太软了，起不来……”

“来”字最后一捺，划出一道穿透信纸的长墨痕。

陆观捧着发脆的稿纸，手指有些发僵。十年前那个雨夜，母亲陆青禾坐在饭桌前，汤勺当啷落进碗里，汤水溅了一桌。从那一秒起，她也是这样，彻底没了声音。

他把信纸叠好，重新扎紧，装进特制防潮硬纸袋。

按规范，无法律继承人的私人物品一律定为“低”，集中粉碎。陆观的铅笔尖在“情感价值评估”一栏顿了很久，手腕沉沉压下去，写下两个字：【极高】。

收起笔，他走到卧室窗台前。掉漆的花盆里泥土板结发白，中间立着一截炭化的枯死君子兰断茎。断茎旁直插着一根普通竹筷。

陆观凑近看。露在土外的半截筷子上，用小刀工整刻着二十七道横线，从一毫米到五厘米，刻痕边缘留着常年浸水又干透的黑渍。

老人眼睛不好，也没有神经接口测湿度。他每天给死花浇水，就拔出筷子掐一掐泥印到了第几道线。

陆观两指捏住筷子，轻轻拔出。

握着发凉的竹片，看着细密的刀刻，他脑子里浮出《格物录》第二页的字：“知其形者，可造其影；知其理者，可使其真。”“观物者，不借他人之眼。”

破皮鞋、月牙刀、无字信、刻线筷。没有一件是法宝，全是被丢弃的旧物，却刻满了人活着时的分寸、力道、习惯和执念。

陆观站在光柱里，忽然明白了自己挑中的是一份什么活。

在这个连上太一就能“知道”一切的城市里，只有清点站还强迫人用肉眼去辨真假，用指腹去量痕迹。

这根本不是清点遗物。满屋子的碎木残铁，每一件都是“物”。

走进来，就是在格物。

.....

傍晚五点半，高架桥亮起刺目的红光带。小货车突突突开回清点站后院。

陆观搬下贴满白封条、写好编号地址和签名的灰色大储物箱。老潘跳下车，就着昏暗路灯翻看登记单。

翻到写着【情感价值：极高】的那一页，老潘手指一顿，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三秒。

他没抬头，也没问为什么一个绝户老头的破信封能定成极高。

“字写得挺稳。”老潘合上单子夹在腋下，单手提起储物箱一角，“走吧，入库。”

穿过一楼大厅，两人走到后廊最深处一扇黑黄条纹斑驳的防火防爆门前。老潘摸出黑色实体感应匙，捅进凹槽。

“咔哒，嗡——”

重锁滑开，混着防霉剂和金属冷气的潮湿水汽扑面而来。

两人顺着防爆壁灯昏黄的斜坡甬道往下走。

“地下一层。”老潘声音发飘，“整个天华市东南片区，三十年来所有没人领、不能销毁、按规矩得放够年限的东西，全在这儿。”

甬道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库房。

惨白的水银灯悬在锈迹斑斑的承重钢梁下。视线所及，全是五米高、一眼望不到头的重型角钢货架，一直没入深处的黑暗。每层货架都码满了贴着白标签的灰色标准封箱。

老潘摸出强光手电，光柱在铁架间晃动：“规矩是上面定的。家属不领的、没家属的，都存十年。十年一到，系统自动出单子，整批拉去北郊高温熔炉，连箱子带里头的破烂全烧成灰，一点不留。”

陆观走在后面，看着两侧掠过的标签：【2183·民政划拨】【2180·交通事故无主物】【2178·意外身故留存】

“地方不够用。”老潘声音干涩，“这座城每天都在死人，每天都有人不要旧东西。哪有那么大地界放死人的念想。”

两人穿过前四排货架，拐进一条壁灯坏了大半的窄巷道。

老潘在一排生满斑驳红锈的粗重货架前停下，把储物箱塞进最底层空位，直起腰，手电光往货架最上方的金属横梁一晃。

横梁正中央铆着一块泛黄的冲压铝牌，黑色钢印打着四个数字：【2176】。

老潘把电筒往下压了压，照亮中层落满厚灰的封箱：“这批下个月到期，总共三百多箱。下个月十五号，熔炉的车就开进来拉走。”

说完，老潘转身就往回走。

手电光柱猛地移开。就在光斑扫过第四层货架边缘的一刹那，陆观停住了脚。

第二排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旧箱子侧面，十年氧化发紫的热敏标签上，来源信息栏清清楚楚印着同一行字：

【来源：第七静养院】

十几米外，老潘的脚步声和手电光迅速远去。黑暗合拢过来，将标着“2176”和“第七静养院”的铁架重新吞没。

陆观站在原地，左胸口袋里的铜铃隔着薄衫紧贴皮肉，冰凉入骨。

两秒后，他收回目光，转身跟上前面那道摇晃的手电光。

第九章

无面城



凌晨一点，轻轨准时停运。

最后一趟空车碾过五十米外的混凝土高架桥墩，震得筒子楼三楼东头这间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嗡嗡轻颤。临东的旧单层玻璃窗框抖落几星铁锈，掉在水泥窗台上。

车声远去，外环路死寂一片。

屋里没暖气，也没安居者宿舍标配的恒温循环系统，只有老水泥

墙渗出的冷硬潮气。

陆观和衣坐在硬板铁架床上，在黑暗里盯着屋中央那张掉漆旧木桌。

桌上摆着一只黑色硬塑料收纳盒，盒角贴着白底黑字的火化编号。

那是沈墨。

白天的画面在脑子里一遍遍翻过：地下库房惨白的水银灯、五米高的重型角钢货架、老潘手电筒扫过的光柱，还有横梁上那块泛黄的冲压铝牌——【2176】。

以及第四层货架边缘，那几只标签发紫的旧箱子：【来源：第七静养院】。

下个月十五号，那三百多箱东西就要拉去北郊高温熔炉，连箱带物烧成灰。

2176年6月。母亲变成空壳的日子。

十年来，太一的全息诊断报告只有冷冰冰的一行字：未知型脑皮层全域静止，不可逆，无治疗方案。母亲睁着眼躺在病床上，呼吸每分钟八次，脉搏四十二下，对陆观的念书声没有半点回应。

可前天清晨五点四十二分，严栋脑死亡的那一秒，母亲的手指在床单上划出了横、竖、撇。

严栋死在梦里。

那一刀是陆观亲手挥出去的。他在梦里劈开青衫护卫和那面青铜盾，最后割开了严栋的喉咙。

可为什么梦里落下的刀，会让现实里的人脑干坏死？

白天没人能回答他。

问太一，算法监测到异常只会送来隔离审查；问老潘，那个干了二十年、左手缺根小指的老头只抽劣质烟、用纸笔入账，从不打听死人的事。

唯一能教他的人，已经成了桌上的一盒骨灰。

陆观伸手探进铁架床最深处的角铁缝隙，摸了摸桐油布和细麻线扎紧的《格物录》残卷。

残卷末页那行字印在脑海里：“山门在铁声里，听得见铁的人自会找到。”

白天的城市是太一用算力搭起来的铁笼子，连树叶都有编号，绝不可能有什么山门。

不在白天，就只能在夜里。在那个冰冷荒诞的梦里。

陆观脑中闪过两句话。

一句是前天清晨，第七区废墟外，那个穿冷白长风衣、指尖缠着暗金细绳的女人说的：“这几天，少做梦。”

另一句是沈墨出事前夜，把绿锈铜铃挂上铺子门框时交代的：“这几天睡觉，别怕做梦。”

陆观坐在床沿，没有半秒犹豫。

他听师父的。

他弯下腰，伸手探入铁架床下方的三角铁横撑内侧，摸到冰冷的铁丝活结，一扯，取下绑在里面的短刀。

解开沈墨旧长衫撕成的粗棉布条，一尺二寸长的暗青色平头短刀露了出来。

直脊，双血槽，刃口开印十七度。刃口正中那道极细的殷红血线在夜色里泛着微光，贴在掌心，透出一股散不去的温热。

推刀四万两千次、磨碎九块磨石才出炉的第三千把刀。也是在梦里斩杀严栋的刀。

陆观右手握刀，左手解开衬衫领口纽扣，摸向贴胸暗袋。

核桃大小、长满暗绿斑驳硬锈的铜铃沉甸甸地硌着肋骨，铜制铃舌贴着内壁，冰凉不动。

陆观扣好扣子，和衣平躺在潮湿的薄被上，双手交叠腹前，右手五指扣紧刀柄。

他照着《格物录》观物篇的法门，缓缓闭眼。

“推刀万次，手知钢性；钢性入心，闭目可见。”

他在黑暗里“看”自己的刀。

平头刀尖往后一分是锋利直刃，上面有一道第七块磨石留下的细微推磨纹；再往后是两条深浅一致、底槽光洁的血槽。

农用收割机轴承钢打底，菜籽油淬火两次，炉膛冷灰焖足一夜，晶格咬死，硬度洛氏六十一。重心在护手前一寸三分。

最后是那道宽如发丝、从刀尖贯穿到刀柄的微热血线。

三年来每一个推刀的清晨、每一滴砸在磨石上的汗、每一次指腹刮过刃口的触感，一点点收拢，全部凝进刀里。

呼吸沉了下去。

桥墩的余震和窗缝的冷风声渐渐消失。

他顺着一条极深极窄的轨道往下沉。没有上次失控坠落的失重感，而是像在黑暗里走完了一段长长的石阶。

啪。

鞋底踩上冰凉坚硬、凹凸不平的地面。

陆观睁开眼。

.....

天空蓝得发黑，没有半点星光。

一轮占去小半个天空的巨大冷月悬在头顶，惨白月光倾泻下来，把百丈宽的空旷长街照得一片霜白。街道两旁高低错落的灰黑建筑非石非木，笔直没入远处的浓雾。

街上人很多。

有穿厚大衣的，有穿单薄睡袍的，还有穿工厂防静电工服的。

但他们全都没有脸。

脖子上方是一片平整光滑的灰白皮肉，没眼没鼻没嘴，连骨骼起伏都看不见。成群结队的无脸人迈着死板的步子在街上穿行，脚不沾声，整座城静得没有半点杂音。

陆观站在街沿一盏铸铁路灯下，低头看自己的右手。

掌心空空。床上的短刀没带进来。

陆观神色不变，吸了口气，脑中浮现那把一尺二寸平头刀的模样——直脊、双血槽、微热血线、护手前一寸三分的重心。

念头刚起。

嗡！

掌心一沉，粗糙的刀柄防滑纹瞬间顶住皮肉。短刀凭空出现，分量、平衡感分毫不差，刃上殷红细线在冷月下泛着微光。

陆观五指松开，散去念头。

短刀化作一抹淡青微光，无声消散。

意动则器行。沈墨写在残卷上的不是比喻，是这里的规矩。

陆观再次动念唤出短刀，倒提在右臂后侧，迈步走入人流。

一名穿灰色旧棉服的无脸人正迎面走来，双臂摆幅死板得像用尺子量过。

陆观停步，横跨一步挡在他正前方。

那人没停，也没抬头。两人相撞的瞬间，灰衣躯体泛起一层微弱涟漪，化作没有实体的冷雾，直接从陆观胸膛穿了过去。

胸口微凉了一下，随即恢复。

陆观回头盯着那人的背影。

两分钟后，长街拐角的浓雾翻涌，同一个穿灰棉服、微驼背、右鞋后跟磨损的无脸人再次从街口拐出，踩着分毫不差的路线，机械地重新走来。

不是活人，也算不上魂魄。

只是城里熟睡的普通人漏进来的梦影，在原地一遍遍打转。

陆观收回视线，走到街边一扇巨大的临街玻璃橱窗前。

橱窗里摆着衣服、水杯和全息设备模型。可他刚凝神细看，那些物品的轮廓便剧烈抖动起来，边缘融化成一团团杂乱色块。门楣上的招牌更是扭曲成无法辨认的黑线，多看两眼，太阳穴就隐隐发胀。

模糊的，都是假的。是做梦的人根本没记住细节的东西。

陆观移开目光，看向脚边的路牙石。

拐角处嵌着一个直径两尺的暗褐色老式铸铁井盖。上面铸着粗糙的菱形防滑纹，正中央有两道浅浅的撬棍压痕，边缘磨得发亮，连生铁铸造留下的微小气孔、内圈凝结的黑黄硬锈都纤毫毕现。

陆观蹲下身，左手食指按在井盖上。

冰凉，粗糙，坚硬。

他用力按了按，井盖纹丝不动，指甲缝里还蹭下一点真实的铁锈末。

陆观起身拍了拍手。

招牌是糊的，井盖却比现实里还真。因为留下这东西的人，曾无数次看过它、踩过它、亲手撬开过它。

只要有人真懂，这东西在无面城里就是真的。

陆观低头看向空着的左手，决定试试自己的底子。

他在脑海里勾勒出一把黄铜汤勺。

那是沈墨铺子里舀茶沫的旧铜勺，柄长五寸，勺头磕瘪了一块，柄尾刻着极浅的“墨”字。十年来他每天泡酹茶、洗铜勺，闭着眼都能摸出柄上三处细凹。

念头落下，掌心微光一闪。

黄铜汤勺稳稳落在手心。分量沉甸甸的，带着黄铜特有的微涩感，柄尾磨平的“墨”字和勺头被滚水烫出的氧化暗斑一模一样。

五指一松，铜勺消散。

陆观深吸一口气，换了一样东西——天衡集团工程车底盘下的微型反重力推进器。

他在旧城区见过无数次：银白合金外壳，蜂窝导流网，闪着幽蓝

等离子光弧。

他集中念头，往身前一按。

嗡！

空气震荡，地面落下一团灰白光影，迅速凝成一个半米见方的金属方箱。外壳、蜂窝导流孔，甚至天衡集团的暗金天平徽记都浮现出来。

陆观上前一步，曲起右手指节，在外壳上轻轻一敲。

咚。

闷响发空，像敲在风干的石膏板上。

陆观还没收回手，银白涂层就簌簌剥落，整台推进器由内而外塌陷，半秒都没撑住，哗啦碎成一地惨白粉末，被街风吹得干干净净。

陆观看着空地，眼神微沉。

“不知而强成者，空壳耳。”

他见过推进器的外壳和蓝光，却不懂里面的线圈怎么绕、工质怎么电离、晶体管承受多大峰值电压。只见过，没弄懂，造出来就是一敲即碎的纸壳子。

就像严栋身边那个青衫护卫的青铜盾，饕餮吞口看着威风，内里却没有千锤百炼的铜性，被他一刀劈开，跟切豆腐没区别。

陆观握紧短刀，继续前行。

走出约半里地，两侧建筑突然齐齐截断，前方露出一片方圆数百米的巨大空地。

陆观停下脚步。

整片地面呈现出诡异的死白，寸草不生，没有半块碎石瓦砾，连地砖缝隙都被彻底抹平。

这是前夜严栋那座黑曜石高塔坐落的地方。如今高塔连同十一名睡眠安保、严栋的神魂核心，全都散得一干二净。

四周游荡的无脸人走到白地边缘，身体就会生硬地偏转弧度，贴着边绕开，没有一个敢踩进去。

现实里十二具脑干坏死的尸体，在梦里只留下这么一块连游魂都绕着走的白斑。

陆观没踩那片白地，转身折进旁边一条幽暗狭窄的偏巷。

巷道湿滑，无脸人稀少且身形虚淡。连拐三个死角后，前方豁然开朗，出现一座干涸的圆形小喷水池广场。

水池底部积满灰黑淤泥。水池正后方，立着一块石碑。

陆观目光一凝。

石碑高约半人，宽两尺有余，用粗粝沉重的青灰色玄武岩凿成。下半截爬满深绿干苔，边缘有风化细纹。在周围模糊扭曲的建筑衬托下，这块碑清晰得惊人——开采的凿痕、风蚀的沙眼、枯苔结成的硬皮，全都纤毫毕现。

石碑正面没有花纹，只自上而下深凿着四个苍劲大字：

【格物致知】

陆观瞳孔微缩。那四个字原本锋利的笔画凿痕，竟然全被磨得圆润光滑，石槽内侧泛着一层温润的包浆。

他走上前，碎石在脚下轻响。

陆观抬起左手，粗糙的掌心贴上“格”字。

寒意入骨。石质坚硬沉稳，没有半点虚浮。手指顺着笔画摸过去，光滑微凉。

玄武岩坚硬无比，要磨去棱角、盘出包浆，得有成百上千个人，在这座孤寂的城里成千上万次走上前，伸手抚摸这四个字。

在他之前，早就有很多不信幻影、只凭双手去弄懂真东西的人来过这里。

沈墨来过吗？

陆观站在碑前，胸口微紧。在这座死寂的无面城里，他头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孤身一人。

巷风渐冷。

陆观收回手。时候不早了，天亮还要去第三清点站向老潘报到，第一天上工不能出岔子。

他闭上眼，在脑海里回想自己的肉身、后勤宿舍的铁架床、水泥与铁锈的气味，试图让自己醒来。

一秒，五秒，十秒。

四周一片死寂。

陆观猛地睁眼。幽蓝天空、巨大冷月、干涸水池、玄武岩石碑，纹丝未动。

他还在梦里。

陆观皱眉，右手短刀一横，平头刀尖对准左手掌心，毫不犹豫地划了下去。

哧！

掌心裂开一道寸许长的口子，暗红血珠涌出，剧痛直冲头顶，疼

得手指发颤。

可周围的世界连晃都没晃一下。血滴在石板上，化成黑点。

自残没用。

陆观咬牙，倒提短刀冲出偏巷，踩着生锈的外挂铁梯一口气冲上三楼，翻过冰冷的铁栏杆，纵身跳了下去。

耳畔风声呼啸。

砰！

双脚重重砸在石板路上，膝盖一弯卸去力道，毫发无损。落地前他本能想着“站得住”，便稳稳站住了。

陆观站在长街中央，额头第一次渗出冷汗。

他抬头望天。那轮冷月死死钉在头顶，分毫未移。这里的时间是冻住的，根本算不出外面过了多久。

严栋和那十一名安保在梦里被斩断核心，现实里就成了脑死亡的尸体。如果自己一直困在这座城里出不去，铁架床上的肉身是不是也会被判定为“未知型脑皮层全域静止”，变成和母亲一样的空壳？

陆观右手死死攥紧刀柄，汗水顺着指缝滑进防滑纹里。

他没有喊叫，也没有狂奔。

跟沈墨修了十年旧物，他最明白一个理：手抖的时候，绝不能动锉刀。越急，越坏事。

陆观一步步走回干涸水池边，背靠冰冷的【格物致知】石碑坐下，短刀横放膝头，强行压下狂跳的心绪，一桩桩往回想。

严栋那夜，自己是怎么醒的？

高塔崩塌，白衣女人站在钟楼上，然后……

不是天亮。是声音！

是他在废墟里闭眼时，胸口响过的那一声铜铃！

念头闪过的刹那——

铛……

一声极轻、极干涩的脆响，毫无征兆地从他左胸口炸开。

声音不大，却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梦境的琉璃罩顶上！

咔嚓！

头顶巨大的冷月瞬间裂开一道黑缝。幽蓝天空大片剥落，石碑、喷泉、长街、无脸人顷刻间褪成漫天惨白纸灰，呼啸倒卷！

一股沛然巨力猛地拽住陆观后领，将他狠狠扯进深渊。

……

“呼——！”

陆观猛地从铁架床上弹坐起来，大口喘气。

刺目的阳光扎进瞳孔，他本能地抬手遮眼。

热。棉被晒得发烫，满屋子都是烈日炙烤老水泥的灰腥味。日头已经升到正南偏东，金晃晃地切进朝东的窗户。

轰隆隆——！

窗外高架桥上一列重型货运轻轨呼啸掠过，震得窗台铁锈簌簌直掉。

陆观浑身冷汗，薄衬衫湿透贴在背上。

他低头看手。右手还死死握着一尺二寸的平头短刀，汗湿的粗棉

布下，刃口那道殷红血线正透出微温；左手隔着衬衫死死按在胸口，五指紧攥里面那枚冰凉刺骨的生锈铜铃。

他翻开左手掌心。老茧密布，完好无损，没有半点刀伤。

抬起手腕，按亮破损的旧手环。表盘边缘指甲盖大小的黑白辅助屏闪了两下，跳出一行点阵数字：

【11:47】

上午十一时四十七分。比老潘交代的“早上七点”晚了将近五个钟头。

陆观坐在床沿停顿三秒，没有慌乱，反手用粗棉布裹紧短刀，弯腰塞回床底三角铁横撑内侧，铁丝绕紧打上死结。

他起身看了一眼木桌上沈墨的骨灰盒，抹掉脸上的冷汗，抓起旧夹克套上，拉链只拉了一半，推门快步冲下筒子楼。

.....

穿过堆满报废金属支架的后院，陆观一把推开第三清点站一楼沉重的绿漆铁门。

大厅昏暗，混着劣质烟草焦油和旧纸的霉味。

正中央的掉漆绿铁皮办公桌后，老潘穿着洗白的工作马甲，鼻梁上架着深度数老花镜，缺了小指的左手搭在桌沿，正握着红圆珠笔在硬皮登记簿上写字。桌角摆着个缺口大瓷缸，里头的廉价黑咖啡浓得像墨汁。

铁门吱呀作响。

老潘笔尖一顿，慢吞吞写完一行编号，这才从镜片上方抬起浑浊发黄的眼珠，瞥了气息未匀的陆观一眼，又越过他肩膀看向门后墙上

的老式石英钟。

时针指着十一点五十分。

“四个钟头五十分。”老潘嗓音沙哑得像砂纸挫铁板。

陆观站在铁皮桌前两米处，衣摆还带着汗渍：“睡过了。”

老潘脸上看不出喜怒，低头用红圆珠笔在考勤栏里狠狠划了一道杠：“扣半天津贴。”

笔尖沙沙写了两个字，老潘手腕突然停住。他没抬眼，随口似地说道：“早上八点多，站里那部走地线的铁皮电话响了。”

陆观目光微凝，没接话。

老潘吸了吸鼻子，笔尖在纸上点出两团暗红墨晕：“是个女的打来的。声音挺冷，普通话说得比播音员还标准。她报了你的名字，问资源回收署第三清点站，今天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叫陆观的清点员。”

屋内静了一瞬。

陆观垂在身侧的手指微不可察地蜷了一下，声音平稳：“谁？”

“没说全名。”老潘端起缺口大瓷缸喝了一大口黑咖啡，重重磕回铁皮桌上。

咚的一声闷响。

老头抬起眼，透过厚厚的镜片冷冷扫了陆观一眼：

“自称是市里的，挂着个什么健康局的牌子。我说，这人还没来。”

第十章

老烟



老潘没再提那个健康局女人的电话。

他领着陆观进了第三清点站后库，抬脚踢了踢靠门的柳条筐：“分三堆，铁的、纸的、烂布，下班前封箱。”

说完，老头背着手晃悠出去，旧布鞋在水泥地上擦出拖沓的声响。

后库比前头大厅还暗。两排灰铁架子顶到水泥房顶，头顶只悬着

一盏低瓦数的防爆黄丝灯。地上堆着七八只潮乎乎的柳条筐，全是今早从老街区收上来的无主遗物。

几只苍蝇绕着灯泡打转，隔壁高架桥偶尔传来低频震动。

陆观挽起袖子，蹲在筐前。

他干得很慢，一件件往外拿。碎边的白瓷饭碗、缠成死结的旧毛线、没磁条的铝合金卡片、受潮黏连的挂历纸。每拿一件，他的指腹都下意识摸过磨损的棱角和氧化发乌的接口。

翻到第四个筐底，手指碰到一个冷硬的角。

是个装曲奇饼干的旧铁盒，红漆剥落大半，接缝锈成一圈焦黄。

陆观揭开盒盖。里面躺着半截断发夹、三颗塑料纽扣，底下垫着一张发黄的糖纸。糖纸褶皱里，窝着一枚暗黄色的方孔圆钱。

陆观两指夹起铜钱。

钱面覆着暗绿硬浆，字口略平，肉质偏薄，正面是楷书的“光绪通宝”四字。

他顺着多年习惯，拇指扣住钱肉，指腹沿着钱缘抹了一圈。外郭七点钟方向有个极小的崩口，是被硬物磕出来的；方孔内侧的穿口边缘，留着一截铜液浇铸冷却后没挫平的毛刺，刮在肉上发涩。

他把铜钱搁在食指指尖上掂了掂。分量偏轻，黄铜里杂了铅，铜色发暗。指甲盖在崩口旁轻轻一刮，硬绿锈下透出一星极沉的暗金色。

陆观拉过棉布袋，把铜钱丢进去，低头在硬纸板夹的清点单上写下一行字：

【杂件，晚清方孔铜钱一枚，有残缺，归入杂金属箱。】

笔尖一顿，他合上板夹，伸手去摸下一件。

.....

天黑透时，陆观回到筒子楼三楼东头第一间。

屋里没开灯，半扇窗敞着，冷风裹着高架桥底的潮腥气灌进来。

轰隆——

远处一列轻轨呼啸而过，车窗连成一线的惨白灯光从屋顶飞快抹过，照亮桌上沈墨那个黑色骨灰盒，随即又沉入黑暗。

陆观反锁房门，走到铁架床边，弯腰摸进床底三角铁横撑内侧。指甲抠开铁丝死结，取出那把用沈墨旧长衫布料包裹的一尺二寸平头短刀。

布条层层解开。

幽青冷光在掌心浮现。刃口正中那道洗不掉的殷红血线，在暗处透着微温。

陆观和衣躺上硬板床。左手插进贴胸的衬衫内袋，攥紧那枚生满暗绿硬锈的核桃铜铃；右手横握短刀，平贴在胸口。

他闭上眼。没有神经接口，也没有调整呼吸的辅助电流，只是在脑海里一寸寸顺着刀身往下走：平头、直脊、双血槽、刃线推磨出的微弧，以及那道殷红血线。

钢是硬的，压手是沉的。

念头一点点往下坠。耳边高架桥的残响越拉越长、越扯越细——
啪。

弦断了。

.....

脚下踩实。无声，无风。

陆观睁开眼。幽蓝死寂的天空压得很低，巨大的冷月悬在半空一动不动。宽阔的长街两侧，无窗无灯的灰白建筑一排排立着。

街上依旧游荡着各式衣着的行人，衣角整齐，步伐平稳，脖子上却只有一张平滑惨白的肉皮，连眼眶的凹陷都没有。

陆观低头看右手。手心里空着。

心念微动，掌心凉意骤起，一尺二寸的平头短刀凭空出现，分量分毫不差。

他把刀收入袖底。昨夜他在这里迷了路，跑步、跳楼、割手掌都醒不过来，最后全靠胸口的铜铃莫名响了一声，才把他拽回现实。

可要是铜铃今夜不响呢？

常驻这里的人绝不会指望运气。他得自己找到回去的路。

陆观转身，逆着无脸人移动的方向，贴着建筑阴影快步前行。他不再看那些模糊的招牌和空壳门面，专门寻找“不一样”的东西。

无脸人走得僵硬规律，到街角便自动折返。走了约莫两刻钟，穿过一片倾塌的灰白瓦砾堆，前方的空气里突然多了一股味儿。

是劣质烟草烧出的焦苦气，混着铁锈和汗酸。

紧接着，响起了说话声。

“操你大爷的，拿个糊底破瓦罐也敢换半钱真铁？当老子没见过唐三彩？滚滚滚！”

“三钱，就三钱！这可是北边沉井底下捞上来的生念，老子搭上两副安神散才换出来的……”

粗鄙的骂声、压低的冷笑，夹杂着天南海北的口音。

无脸人绝不会说话。

陆观脚步一顿，按紧袖中短刀，顺着声音穿过一条逼仄的断墙裂隙。

眼前豁然开朗。

一座断了半截的巨大高架桥下，粗壮的水泥桥墩阴影里，七零八落地支着十几个简陋摊位。地上垫着破油布、烂报纸和水泥板。

每个摊子后面都坐着人。

陆观瞳孔微缩。这些人是有脸的。

干瘪的老头、裹破棉袄的汉子、戴斗笠露出一截尖下巴的女人。穿什么的都有，现代工装防护服、旧式斜襟长衫，甚至还有半身锈铁甲。所有人都压低声音蹲在地上交谈，浑浊的眼珠在眼眶里乱转，极其警惕。

摊上的东西更古怪。

左边摊位摆着一把老式大号黄铜挂锁，锁梁油亮，钥匙孔里的弹子清清楚楚，透着沉甸甸的实感；旁边却堆着一沓红彤彤的厚钞票，边缘像融化的蜡油一样模糊，摊主手指一碰，便散成几缕白烟。

往里两步，另一个摊主面前摆着几只密封的透明玻璃罐，里头封着一团缓缓蠕动的淡粉色雾气，罐身用炭笔歪歪扭扭写着：【好梦一夜】。

陆观一露面，外围几个摊主瞬间闭嘴。

几道冷冰冰的目光齐刷刷钉在他身上。陆观穿着白天的半旧夹克，没遮脸，连站姿都带着干体力活的微驼，打眼一看就是个刚入行的生瓜蛋子。

陆观没理会，踩着干硬的地面往桥洞深处走。

越往里越暗。走到最深处贴着桥墩的死角，他停下脚步。

地上只铺着一张露麻线的烂油布，扔着几块黑生铁疙瘩、一个缺嘴锡壶，还有一根系着麻绳的粗大铁鱼钩。鱼钩锈迹斑斑，倒刺都快磨平了。

油布后蜷着个五十来岁的干瘦老头，乱发如枯草，高颧骨，裹着件看不出原色的旧厚军大衣。嘴里叼着半截无牌卷烟，冒着刺鼻的辛辣青烟。

陆观盯了三秒。那烟灰积了一寸长也不掉，烟卷更不见变短。

直到陆观站定，老头才慢吞吞掀开一条眼缝，露出一口焦黄的牙，左边门牙缺了半截。

“新来的？”老头嗓音哑得像破风箱，“脸上写着呢。两条腿绷得跟铁条似的，眼珠子乱晃。怎么，找娘呢？”

陆观低头看着他：“怎么才能自己醒？”

老头嘴角的烟头猛地一亮，喉咙里发出咯咯怪笑，脖子往大衣领里一缩：“怎么醒？找把剪子抹了脖子，或者从桥顶大头朝下栽下去，保准你蹬腿。”

“试过了，死不了，也醒不来。”陆观说。

老头笑声一收。浑浊的三角眼眯起来，把陆观从头到脚重新刮了一遍：“跳下来都不醒？小子，你陷得挺深啊。问路？”

“问路。”

“问路给钱。”老头伸出乌黑干枯的巴掌，五指搓了搓，“梦市的规矩，不白开口。”

“什么钱？”

老头嗤笑一声，指了指旁边摊位上泛着微光的虚影：“别拿外头安居者做梦变出来的废纸糊弄我，一捏就散，擦屁股都嫌糙。我要实的——你自己变一个，只要够硬、够真。”

陆观沉默半秒，没动袖底的刀，也没碰胸口的铃。

他想起下午在清点站后库摸到的那枚铜钱。方孔、圆钱、暗绿硬浆、七点钟方向的微小崩口、穿口内侧刺手的铸造毛刺，还有掺了杂铅的单薄压手感。

陆观摊开右手。

掌心微凉，气流一旋。眨眼间，一枚暗黄带绿锈的方孔铜钱凭空落在掌纹正中。

光绪通宝。楷书字口略平，边缘米粒大的崩口分毫不差。

老头原本瘫软的身子猛地往前一弹，烟灰啪嗒掉在大衣上。他眼珠子瞪得溜圆，枯手闪电般探出，一把将铜钱抢了过去。

他先用拇指在崩口处狠狠搓了两下，紧接着塞进嘴里，用缺了半截的门牙用力一咬。

铛！

一声脆响，铜钱没碎，杂黄的铜肉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牙印。

老头眼里闪过难以掩饰的贪婪与震惊，咕咚咽了口唾沫。但他立刻把铜钱揣进大衣内袋，拍了拍胸口，垮下脸换上一副嫌弃模样：“啧，我还当什么稀罕宝贝。一枚晚清破铜板，还杂了铅，扔地上都没人捡。”

陆观静静看着他，没说话。

老头被他盯得发虚，干咳一声吐掉焦油沫子，随手往东边浓黑的暗处一指：“行了，老子不占你便宜。顺着桥墩往东走到头，有道半人高的青石台阶，跨过去脚下一空，人就回去了。”

陆观顺着方向看去。东边长街一片死黑，连月光落进去都没了影：“台阶？”

“对，硬邦邦的青石台阶。”老头不耐烦地挥手，缩回大衣里闭上眼睛，“赶紧滚蛋，别耽误老子做生意。”

“多谢。”陆观点了下头，转身朝东走去。

等脚步声远了，油布后的老头扯开一条眼缝，盯着陆观没入黑暗的背影，咧嘴露出狞笑。他摸出怀里的铜钱，指甲在毛刺上刮得生疼，美滋滋地亲了一口，塞进最贴身的棉袄缝里：“真是个愣头青，靠死脑筋把死物抠得这么实……赚大发了！”

……

越往东走，空气越冷。

脚下的石板路开始不对劲。先是缝隙里的灰尘没了，接着石料纹理模糊、发黏，踩上去没了颗粒感，像踩在受潮软化的烂橡胶上。

四周死寂，连无脸人都绝了迹。两侧的灰白楼房无声坍塌、融化，化作黑丝飘进夜色。头顶的冷月光亮像是被黑纱滤掉，只剩一片死沉。

陆观停下脚步。

前面根本没有青石台阶，只有一片无底的深黑在几步外缓缓蠕动。

不对！

陆观心头猛跳，毫不犹豫抽身后退。

噗！

脚跟后撤的瞬间，地面像腐木般被一脚踩穿，轰然化作虚无。

没有下坠的风声，陆观整个人陷了进去。像跌进一池没有浮力的粘稠死水，一股恐怖的吸力死死扯住脚踝，疯狂把他往深渊里拽。

刺骨的寒意扎进骨髓。更可怕的是脑子里的变化——他的念头正在被剥落！

他想起沈墨的修复铺，可试图回忆旧木门是朝里开还是朝外开时，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他想起病床上的母亲，可母亲消瘦的脸庞迅速泛白，五官融成一团模糊的肉色。

他在遗忘。二十六年的记忆正在被这池黑水一样样洗去。

寒意顺着脊椎骨直窜天灵盖。

“刀！”

陆观在心里低吼。右掌剧痛，平头短刀骤然亮起幽青寒芒，他咬紧牙关，反手朝身下虚空狠狠一斩！

刀锋划过，空无一物。非但没砍中东西，反而因为动念召刀，下坠速度陡然暴增，黑水瞬间没过胸口！

就在视线即将被彻底淹没的刹那——

啪！

头顶虚无中炸开一声脆响。一根带毛刺的粗麻绳撕裂黑暗狠狠抽下，绳头那枚磨平倒刺的锈铁鱼钩精准挂住陆观的夹克领口，猛地绷紧！

嘶啦！布料发出刺耳的呻吟，下坠之势硬生生顿住。

头顶传来气急败坏的咆哮：“松手！你个不要命的雏儿！赶紧把破刀散了！想坠死老子啊？抓绳子！”

是那个干瘦老头！

陆观脑子一激灵，当即散去刀意。短刀消散的瞬间，万钧重力骤轻，他双臂青筋暴起，一把死死抓住粗麻绳。

“起——！”

上头老头憋红了脸一声闷吼，麻绳绷得笔直。陆观双脚在虚空中死命一蹬，整个人被硬生生拖出黑水，砰地砸在水泥路面上，滚了两圈撞上桥墩才停下。

冷汗浸透全身。陆观趴在地上剧烈咳嗽，大口喘气，死死按住太阳穴。直到脑海里沈墨的皱纹和母亲的眉眼重新清晰，他发抖的手指才渐渐平复。

旁边，老头一屁股坐在地上，胸口像拉风箱一样起伏。他麻利地卷起麻绳和锈鱼钩塞回口袋，扶正嘴角歪斜的烟卷，指着陆观破口大骂：

“操！老子真是上辈子欠你的！为了赚你一枚破铜板，差点把老骨头搭进去！”

骂完，老头猛吸一口烟，眼神飘忽地撇向一边：“妈的，谁知道东边今晚塌了这么大个窟窿……行了，算老子没看黄历，我的错！但铜钱老子不退，你休想拿回去！”

陆观慢慢坐起身，背靠水泥桥墩，没要钱，也没发火。这老东西贪心，故意指条死路想独吞铜钱，但最后还是追过来救了他一命。

“刚才底下是什么？”陆观嗓音沙哑。

见他真不要钱，老头脸色缓和下来，盘腿裹紧大衣，用烟头点了点地面：“那是深坑，底下的无底洞。小子，这城不过是浮在最上面的一层皮。”

他吐出一口青烟，在空中画了个圈：“天底下几十亿人，晚上做梦跟下雹子似的。普通人一人一个泡，像水面浮冰，天亮就化。但冰底下连着一整片大水，叫共梦底层。受过训、心神重的，才能沉到这儿。”

老头指指塌陷的方向：“这地方能站人，是因为千百万人的念头凑一块儿把地撑住了。没人撑着的地方，就是没底的黑水。”

“掉下去会死？”

“肉身在外头躺着，哪那么容易死。”老头冷笑，“但掉进去没锚没路，念头会被黑水一点点泡烂。先忘早饭吃了啥，再忘自己叫啥，最后连自己是个活人都忘了。等脑子空得听不见响儿，就永远爬不上来了。”

陆观心头一紧：“街上那些没脸的人呢？”

“外头睡大觉的安居者呗。”老头弹弹烟灰，“脑子里全塞着机器算好的玩意儿，自己不长脑子，做梦漏下来个影子，神魂都聚不拢，哪来的脸？有脸的，都是神魂稳当、能自己沉下来的人。像你，像我，像桥底下这帮老绝户。”

陆观沉默一瞬，抬头盯着老头的眼睛：“要是在梦里被人砍死了，会怎样？”

老头抽烟的动作一顿，咧嘴笑了笑：“看砍哪儿。被普通梦影划两下，醒来也就是偏头痛，吃两片安神药照样搬砖、喝营养液。”

说到这，老头收起笑，干瘪的脸上透出森冷的阴翳。他抬起枯瘦的食指，拿焦黄的烟头轻轻点了点陆观的心口，声音压得像夜枭：

“可要是被人认准了，一刀把这儿剁碎了——那叫‘魂灭’。”

陆观浑身僵住。

“肉身在外头好好的，心脏跳，肺喘气，喂营养液也会咽。可睁眼躺着，脑子里比狗舔过的碗还干净，连个念头都生不出来。”老头嗤笑一声，“外头的专家、太一的医疗算法，管这叫什么‘未知型脑皮层全域静止’。去他妈的罕见病。在我们这儿，管这种人叫——空壳人。”

轰！

陆观耳边炸开一声雷。

整整十年。母亲躺在第七静养院病床上，睁着眼，不认人，不说话。太一诊断报告上那行冰冷的字，至今刻在他脑子里：【未知型脑皮层全域静止（不可逆）】。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指节咯咯作响。陆观死死咬住后槽牙，喉结剧烈滚动，硬是把翻江倒海的寒意和血腥味咽了回去。他没哭没喊，只有一双眼睛黑得像刚才那池死水。

老头余光瞥见他青筋暴起的手，知道戳中了死穴，却聪明地没追问，转手摸出铁鱼钩用衣角擦着：“小子，这地方水深得很，不知道天高地厚往里扎，一百条命也不够填。”

陆观闭了闭眼，再开口时声音已经恢复平静：“有没有地方，专门教这些？”

“教？哈哈哈哈！找太一报补习班？还是给执法队那帮孙子当狗？”

老头拍腿大笑，随即啐了一口，“省省吧！山门里那帮人，不收你这种野路子。”

陆观目光微凝。

山门。《格物录》末页写过一模一样的两个字。

“那帮老不死的眼高于顶。”老头自顾自说道，“收徒弟要底子、家底、清白来历，还得有门内长辈引路。你一个连怎么醒都不知道的雏儿，凭什么收你？”

陆观抿紧嘴唇。

老头以为打击到了他，拍了拍腰间的锈鱼钩，语气陡然傲然起来：“不过能在老子手底下捡条命，算你造化。当年老子这根钩子，就差那么一点点，就上了‘百兵谱’！”

“什么谱？”

老头刚想吹嘘，忽又想起什么忌讳，悻悻摆手把鱼钩塞回怀里：“算了，说了你也不懂，平白吓着你。”

陆观不再追问。他抬头望去，远处惨白的冷月边缘泛起一圈灰白光晕，四周的高架桥墩也开始微微虚化。

“怎么醒？”陆观第三次问。

拿了真东西，又差点把人坑死，老头自知理亏，拍拍屁股站起身，走到桥洞外指了指街角的铸铁井盖：“自己醒是老手的手艺，今天教你个最笨的法子，就这一回。”

陆观跟上去。

“天快亮了，外头几十亿安居者陆续要醒，念头一散，无面城就会变薄，禁锢最松。”老头吐出一口浓烟，指着井盖，“站上去，闭眼

把脑子倒干净。别想这城、这月亮，也别想你的刀。只想你在外头睡觉的硬板床，想睁眼第一眼会看见啥。想得越真越好，等念头跟肉身感知对上了，自然就被扯回去了。”

陆观点头。这法子笨，但实在，就像修旧物找不到机关时，顺着原始榫卯往回拆。

他迈步走向那块昨夜摸过的铸铁井盖。

“喂，小子。”老头在身后喊道，“你叫什么名字？”

陆观停步侧身，看着他沉默两秒，缓缓摇了摇头。

老头一愣，随即赞许地咧嘴一笑，露出半截焦黄断牙：“嘿，不问来历，不通名姓，懂点保命规矩。老子在梦市叫‘老烟’。明晚要是还能活着沉下来，还来桥底找我。不过记住了——”

老烟龇牙一笑：“带钱。没有这等成色的实货，老子半个字都不吐。”

陆观没应声，转身一步踏上冰冷的铸铁井盖，闭上双眼。

脑海里，冷月、废墟、无面人、老烟的脸被一层层强行抹去，沉入纯粹的黑暗。

下一秒，他在黑暗里构筑出一扇朝东的破旧木窗：窗外不到五十米是灰色轻轨高架桥，水泥桥墩上爬着两片暗绿野地衣；晨光透过污迹斑斑的玻璃切进屋内，落在铁架床发白的粗床单上；鼻腔里是高架桥底飘来的潮腥气。

咔哒。

细小的机括严丝合缝地咬合。

脚下猛地一空，一股巨力从背后狠狠一拽，刺目的白光瞬间吞没

视野！

.....

“呼！”

陆观猛地睁眼，从铁架床上直挺挺坐起。

冷汗顺着下巴滴在粗棉床单上，洇出深色圆点。

屋里死寂。灰白晨光透过脏玻璃照在床尾角铁上，高架桥上空空荡荡，离头班轻轨发车至少还有一个钟头。

他抬手按亮修好的旧手环，黑白小屏跳出点阵数字：

【05:51】

清晨五点五十一分。离七点报到还有一个多钟头。

陆观右手依然死死握着一尺二寸的平头短刀，殷红血线带着微温；左胸内袋里，核桃铜铃冰冷刺骨，整夜未响。

他没靠铜铃，自己回来了。

昏暗晨光里，陆观慢慢翻开右手掌心。

老茧密布，空空如也。

那枚带着微小崩口的光绪通宝不在现实里，却正真实地留在那个梦境泥潭中。那是他亲手“看”出来的东西。

陆观缓缓收拢五指，在虚空中握紧成拳。

第二册（第十一章至第二十章）待续

追更与有声书：jesselau.com/gefengshen/